

中华全国图书馆

文献缩微中心



山西省图书馆 摄制

1989

原件收藏

山西省图书馆

原件书号

3477-86

原件状况

原件有部分虫蛀

原件有部分字迹模糊

原件个别地方有污迹

[光緒]汾陽縣志十四卷首一卷

(清)方家駒 庆文纂修

清光緒十年刻本

十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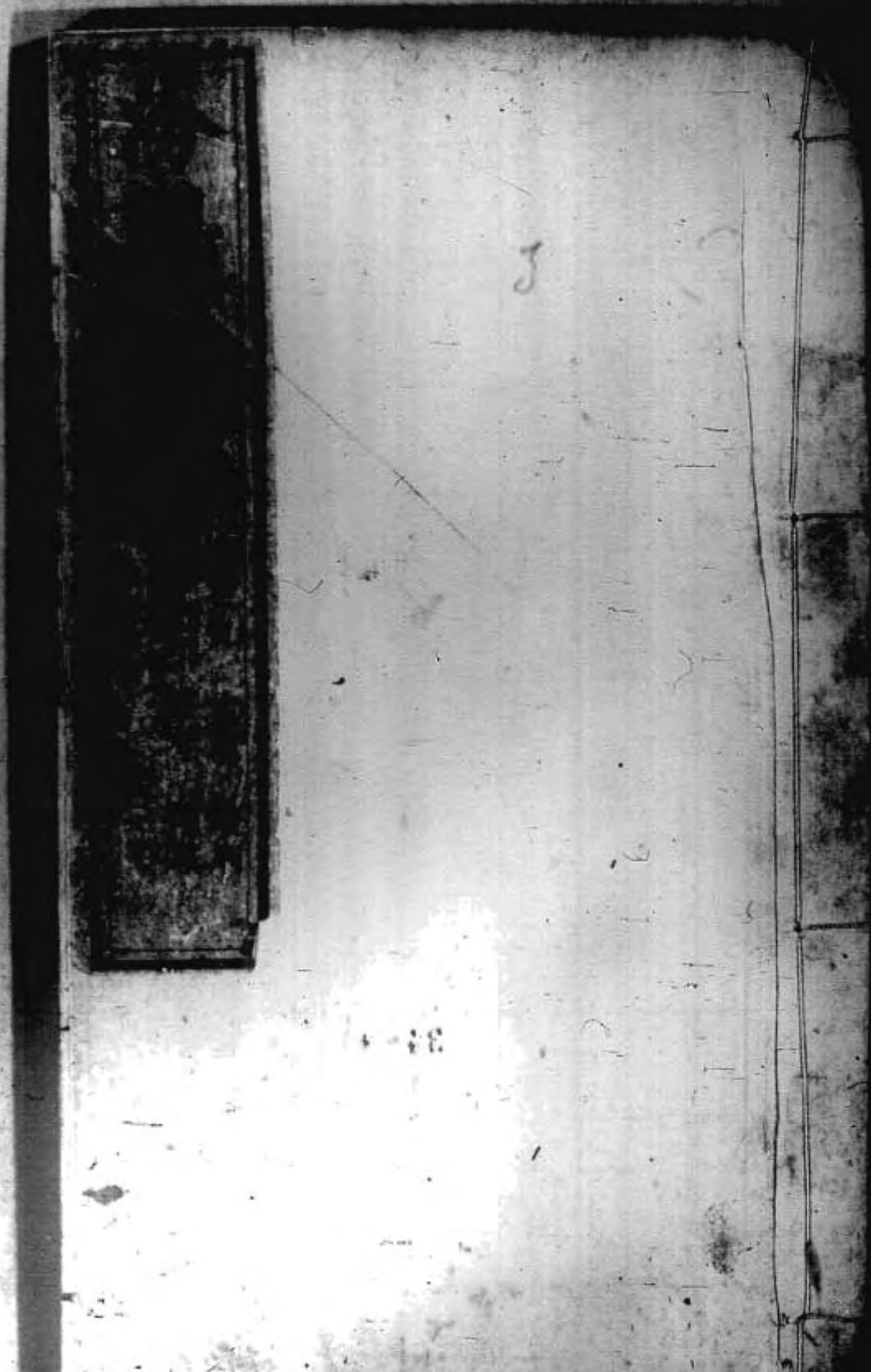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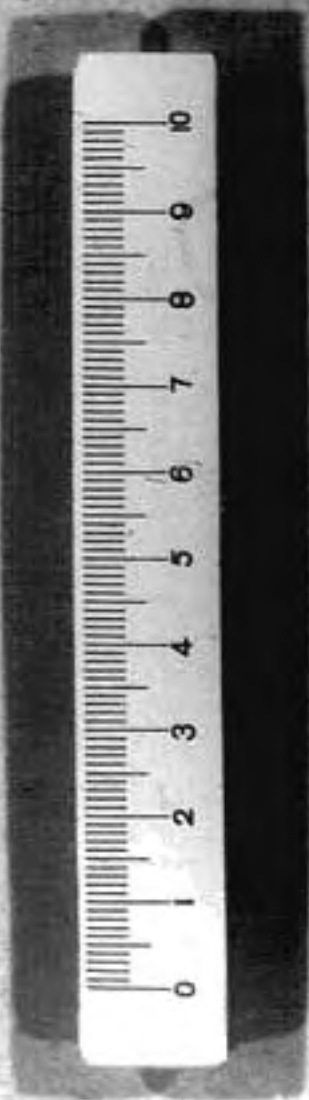
本部书共摄制 2 卷

(一)首一卷卷一至卷八  
(二)卷九至卷十四

版权所有 不准复印

# 接前片卷

本片卷含：卷九至卷十四



汾陽縣志卷之九

古蹟

塚墓附

茲氏故城在縣南十五里。語轉字訛俗呼之爲甄子城。史記夏侯嬰列傳從擊項籍卒定楚。益食茲氏。漢書地理志茲氏縣隸太原郡。莽曰茲同。後漢中平中單于渠使其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堯渠爲國所殺於扶羅。遂以衆留漢於扶羅之子豹。卽劉淵之也。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居太原。茲氏水經原公水出茲氏縣西羊頭山東。過其縣北。酈道元注云。縣故秦置也。今其地名鞏村。有故城遺趾。北魏所置。

(3483)

汾陽縣志  
西河郡治此其後汾州移治西河不知仍居此城抑卽  
今之府治史無明文可考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汾  
州西河縣郭下八門城在縣北十五里以地望考之唐  
之汾州城卽今府治矣  
瀦城在縣東十里水經注云文水南逕茲氏縣故城東  
爲文湖世謂之西湖在縣直東十里湖之西側臨湖又  
有一城謂之瀦城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瀦蓋卽水以  
名城也

八門城在縣北十五里俗呼羅城元和郡國圖志云劉  
元海遣將喬嵩攻西河築營自固營有八門故云

偏城在縣西南五十里汾陽孝義接境處東南距孝義  
縣治三十里二縣志皆列之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  
後趙時築此以防西北諸部其城北占山阜南臨絕澗  
有敵側之狀因名

陽城在縣南十里魏書地形志西河郡隰城縣下云有  
陽城是也

賈壁在縣西南三十里與孝義縣接界北魏置六壁防  
離石諸部此其一也其餘曰辛壁曰白壁曰許壁曰柳  
壁併大鎮曰六壁鎮皆在孝義縣境

府舊志古蹟又有祝融城在汾陽縣治之西相傳祝

融所築今廣志於城池內有云大城俗言四陽言日  
四面照也又名祝融者亦此義其說近是蓋祝融即  
陽皆卽今府城之俗稱非別有一城

方輿紀要隰城故城在府西七十里美稷城在府西  
北漢美稷縣屬西河郡本在今廢勝州西後漢中平  
中以寇亂南徙五百餘里卽此城也尋廢牧師城在  
府西北境漢邊郡皆置牧苑以養馬此卽西河郡牧  
苑也或曰亦在今廢勝州境隰城故城詳沿革漢  
西河郡美稷其故城在隋時之勝州城西南自勝州  
城北至黃河五里東至黃河五十里唐杜佑通典言

勝州東渡河至馬邑郡四百二十里者是也漢西河  
郡都尉治美稷建武中詔南匈奴徙居美稷之虎澤  
永初三年南單于叛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四年梁  
慳等擊之於屬國城南單于敗還虎澤西河郡治及  
美稷虎澤牧師城皆本在河西永和五年西河郡南  
徙五百九里治離石紀要乃以爲中平中美稷城南  
徙五百餘里似有舛誤今府西北亦無所謂美稷牧  
師城者

縣舊志古蹟列定陽城齊斛律光圍定陽築南汾城  
以逼之周使郭榮城於姚襄城南定陽城西今不可

考案杜佑通典姚襄城西臨黃河控帶龍門實爲險峻定陽卽今吉州治南汾城正值龍門土口壘石爲之東北高據峻巍西南俯臨黃河懸嵯絕壁百有餘丈俗呼倚梯城時周齊交爭在彼不在此徵引其事非也北魏太和十二年改吐京鎮爲汾州本治蒲子城孝昌中陷移治西河其所屬吐京五城定陽三郡並寄治焉不必別有三城

禁火臺在縣治南一里土人以清明前一日寒食祭介之推於此

卜子石室縣治西北四十里謁泉山子夏退老所居詳見山川藝文下

郭林宗舊宅府舊志云在東郭相傳天寧寺是其遺址文潞公舊宅府舊志云在縣治之南相傳淨心寺是其遺址嘉靖二年改建察院

黃華亭在汾州儒學泮池西貯金翰林修撰王庭筠行書詩石庭筠父遵古爲汾州觀察判官省親至此州學改爲汾陽縣學舊石漫滅不存今府學及縣學各有石四皆重摹刻者矣亭亦久廢金史稱庭筠讀書黃華山寺因以自號書法學米元章與趙沨趙秉文俱以名家舊志又列汾陽宮遺址在縣東十五里段干木廬址



在縣治東郭。愛子鎮在縣北三十里。

晉西河王司馬斌墓在縣西北七里。斌字子盛，爲魏中郎。晉初封陳王。咸寧三年，改封西河王。四年薨。唐賈耽刺汾州於古寺中掘得司馬子盛碑。太康中尚書郎索靖八分書，可辨者大半。今其碑不知所在矣。以下家墓

趙離石侯石嵩墓在萬戶山之西。趙封嵩爲離石侯，卒葬於此。

唐郭君墓在縣北三十五里永安鎮。有乾封二年所立碑。朱錫鬯曝書亭集唐郭君碑跋云：今在汾陽縣北七十里。碑立於乾封二年，中有云：揮霜鉞而斬老生，蓋從

太宗攻霍邑者。舊唐書宋老生棄馬投壘，甲士斬之。新唐書則稱爲劉宏基所殺。溫大雅創業起居注又云：老生攀繩上城，軍頭盧君諤所部人跳躍及而斬之。世咸不知揮刃者之爲郭君，而君之名以石裂終不傳，可惜也。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郭君碑今在汾陽縣北七十里郭社村。案卽永安鎮岡上。距縣治三十餘里耳。作七十里，蓋有舛誤。又碑文可識者有父嵩二字。

唐上柱國任君墓在縣南十里文侯村。有上元三年十一月所立碑。金石文字記云：任君名恭，官至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臨濟縣開國男。貞觀十七年二月卒。夫人

郭氏

唐上騎都尉相里瑞墓在縣北二十里小相里之北有碑金石文字記云此碑漫滅特甚其可識者曰上騎都尉相里府君之碑曰相里瑞字鳳威曰夫人任氏而中有而塋<sup>②</sup>字知其爲武后時立

五代晉建雄節度使相里金墓在小相里之北今猶呼大師墓有天福五年十月所立碑李象撰文成知訓書金石文字記云五代史相里金傳畧同惟傳云字奉金而此云字國寶傳云贈太師而此云贈太子太師又封西河郡開國侯而史遺之皆常以此碑爲正也

宋狄武襄公青墓在縣北十里郝洪里劉村有嘉祐四年二月甲申所立碑翰林學士王珪奉詔撰文墓餘地九十六畝九分有奇

元呂簡肅沆墓在縣西南三里洪哲里翰林學士虞集撰碑文

元國子監司業張益墓在縣西北三里中于里馮家莊明慶成恭僖王美靖墓在縣西北三十里宋家莊

溫穆王鍾鑑墓端順王奇湏墓恭裕王表樂墓淖懷王新提墓並在孝臣里安穆王知嫌墓在宋家莊

明永和昭定王濟烺墓在縣北太平里永和王美塢墓

汾陽縣志  
在洪西里順信王鍾鈇墓在小相里榮懷王奇清墓在池定理靖惠王表棨墓在羅城里安簡王知煥墓莊定王新墮墓並在太平里恭懿王慎雷墓在三泉里  
明詹事辛彥博墓在縣西南三里南社村  
明長清縣知縣田耔墓在縣南一里斜敘口之原  
明登州府知府嚴泰墓在西關萬歷十三年知州白夏爲立神道碑

明孝子劉仲原墓在縣南董師河南西嶽廟北  
明河南左布政使孔天誦墓在城北人美廂官道西  
明戶部右侍郎王緝墓在縣西十里萬戶山下

明太僕寺卿張更化墓在縣西十五里尉陵里

明太常寺少卿張第元墓在縣西南四十里馬家莊

明禮部郎中靳光先墓在縣南三十里靳家莊

明兵科給事中曹良直墓在縣東北三十五里仁岩村  
道光三十年重修

補遺

茲氏故城 宋羅泌路史國名紀茲少昊後嬴姓國太原有茲氏城

唐郭君墓 國朝王昶金石萃編文中有志隆字當是其祖名又夫人王氏子宏道

宋狄武襄墓、神道碑在墓域左側有熙甯元年神宗御祭文碑凡兩層上列祭文下方記遣使祭墓事翰林學士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鄭獬序右諫議大夫充集賢院學士史館修撰宗正寺修玉牒官宋敏求書宋周輝清波雜誌熙甯改元青子諮入對上問青有遺書否乃上平蠻記歸仁鋪戰陣二圖上乃自爲文卽其第祭之李心傳朝野雜記神宗祭狄青文中丞滕達道所作右側爲磨崖記序碑嘉祐五年朝奉郎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汾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謝景初撰蓋武襄平儂氏蠻時余靖以經略安撫使在行卽桂林之崖刻石紀功歸葬西河之二年公子西上閤門使諾復募余靖桂林磨崖碑別立於墓傍奉親顯慶寺而景初爲之序今所立磨崖碑久佚序文僅存不知何時移置墓域也二碑此均失載茲補錄於左

宋神宗御祭狄武襄公文碑

碑額篆御製祭文

上層 御製武襄公祭文

皇帝特遣入內內侍省內侍押班張若水致奠於故  
贈中書令兼尙書令狄青之靈

維熙甯元年歲次戊申五月壬申朔二十四日乙未皇

帝特遣昭宣使忠州刺史入內侍省內侍押班張若水致奠於故贈中書令兼尚書令狄青之靈惟天生賢佑我仁祖沈鷲有謀重厚且武昔居校嶺功名自憙暨登籌帷益奮忠義維是南荒有盜猖獗陵轢二廣震驚京闕羣公瞻顧莫肯先語惟卿請行萬里跬步首戮驕將大振吾旅金節一揮孰敢齟齬禦賊於原親按旗鼓彼長牌槍我利刀斧馬馳於旁擣厥背脅驅攘殲繫如手採取奏功來朝遂長右府旋升外相均逸邦畿如何不淑早棄盛時迨予纂服弗睹音儀因覽遺略卽觀繪事緬懷風微感歎無已遣使臨奠用旌前勞靈而有知當體茲意尙饗

下層

熙寧元年五月戊寅上御延和殿西上閣門使狄詒以職事進上曰若之先父青有勞于國征南之事亦有遺書存乎宜盡廋所有以聞詒卽以平蠻記及歸仁舖戰陣二圖以進上覽之于是拊髀而嘆思雲台之故將今不復見也乃發乎昭回之光披而爲文遣昭宣使內侍押班張若水齎上尊大官之饌卽所居祭之上又曰圖中見乃父遺像恨不及識之如聞當時亦有譏之者朕爲之愴然諮頓首再拜謝臣竊按公在仁宗時奮於戎

馬間捍兩羌連取奇功卽爲樞密副使于是峒蠻儂智  
高出廣源州以驚南徼屢擇名臣以往迄無成蹟賊鋒  
瀾漫繞邕廣數千里民舍無遺堵天子側席而謀籌議  
將臣公卽進言小醜猖獗請爲陛下破之天子嘆其忠  
乃以大將軍鈇鉞出行天討既就道下令諸將無得妄  
發兵裨將陳曉輒率所部出崑崙關與賊戰軍覆公以  
兵法誅之諸將皆震恐不敢後遂自邕敗賊于歸仁鋪  
賊窮奔海而遁進公以樞密使久之有蜚語不復自辨  
遂請解機軸而去天子加賜丞相印出奠淮陽明年遂  
薨公負謗言歿於地下矣方夷狄之暴橫公躬提枹鼓

厲三軍與鋒鏑之間北向以報功世皆稱其忠勇及解  
纒而還邊境無所事或者起而攻之而世亦未能盡辨  
也及上親爲製文以祭之又以一言明其讒則公之功  
烈表表愈明白互乎無窮而不可磨其生平鬱積之氣  
負于九泉者亦以爆然破壞矣于此之時仗鉞之臣冠  
鵬之夫伏讀而傳誦之莫不竦首頓足卻立而四顧思  
爲國家橫戈環甲爭先以鞭撻四夷足雖未馳而憤勇  
之氣已衝薄乎瘴海之南而大漠之北矣諸且欲侈大  
君之賜明先臣之烈于是刻之金石表于墓次俾夫來  
者觀之不侍鐘鼎玉帛之賜而有以知勸矣熙甯六年

正月六日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臣鄭獬  
謹序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有議大夫充集賢院學  
士史館修撰宗正寺修玉牒官匡宋敏求謹書并題額  
東上閤門使管勾密省四方館公事勾當御前忠  
佐軍頭引見司兼提舉集禧觀中太一宮公事臣  
狄詒立石

宋謝景初磨崖序碑

碑額隸書磨崖記

汾州別立大宋磨崖碑文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汾州軍州事兼管內

勸農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謝景初撰

狄武襄公之平儂氏蠻也今吏部侍郎余公靖以經略  
安撫使在行乃即桂林之崖而刻詞以紀其功武襄公  
實西河人繇布衣自奮暴露斬馘數十餘載擁旌開府  
出入宿衛以至樞密副使固已聳動天下之耳目矣及  
其破賊邕管蓋自數十年征討四方未有稟受聖算當  
長帥之任其成蹟實効可與之比者不唯四夷君長因  
是而讐惕直亦中州士大夫驚視駭嘆以爲一時之異  
也已而擢拜樞密使遂平章政事進位外相以薨天子  
震悼不已故詔冊之贈典諡誅之易名賻賻孤莫不

加等又爲親親神道之碑首所以褒寵之極厚其歸葬西河之二年也嗣子西上閤門副使諮與其昆弟族人謀曰武襄公營管之功如此其盛而桂林所紀莫詳焉此今天下之人下至口士卒田野無不喜道其事而願見其詞者况吾媿舊之間哉今桂林之遠萬里其詞不可常得孰與卽吾邱墓里巷之近礱石而饒之使與御題之碑並峙而共久流布而傳誦爲無窮之聞歟于是其昆弟族人皆謹且泣曰孝子之事其何以加於此乎乃摹余公之詞于石而立之于汾州奉親顯慶之佛寺又來請文以識其所以然嘉祐五年秋九月壬辰記

元呂簡肅墓 簡肅祖塋神道碑國子司業潘迪撰父宣神道碑翰林學士虞集撰今俱存此失載

續編

唐任愛墓誌 誌不列撰人名首行題大唐故翊衛任君墓誌銘誌稱君諱愛字友仁汾州隰城人父恭驃騎大將軍臨濟縣開國男英聲一代封襲千年階藉貂冠位參龍翊光宅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於家第夫夫人陳氏謝氏嗣子懷眷懷嗣並前翊衛兵部常選開元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合葬於汾州三十里北原新唐書百官志親衛勛衛翊衛稱三府衛翊衛府翊衛正八品上



四品孫五...子補任君父恭官驃騎大將軍  
在武散階爲從一品開國男爲從五品任君蓋承父膺  
得官者恭墓在郡城南十里文侯村有上元三年碑書  
勳級曰上柱國志未載階曰金紫光祿大夫爲文散階  
亦與誌異唐董府君經幢載府君官右神策軍襄樂防  
秋同正將兼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詹事上柱  
國青浦王氏謂武兼文職唐有此制爲六典諸書所未  
詳恭之結銜文武互用殆此類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  
云宰相世系表有吏部常選兵部常選不知何官意其  
爲選人之稱按唐書百官志吏部司勳凡酬功之等見  
任前資常選曰上資由是以例懷資懷嗣之兵部常選  
亦上資也誌首敘得姓所由有義軒構極語按黃帝少  
子禹陽受封于任因以爲姓周之繼絕復居風姓使奉  
太皞之祀義軒並舉職是故歟宰相世系表漢有御史  
大夫廣阿侯任敖誌所謂侯分西漢指此謁泉山一名  
商山在縣北四十里文湖一名西河泊在縣東十里誌  
有云北望商巒東觀汾泊封域所在燎如指掌唐人文  
字結構之密亦可見焉道光己亥六月下堡邨北雨後  
谿水漫流得茲刻于野田中任右章明經言豫嵌諸祠  
壁

唐任茂宏墓志 右誌石於道光三十年耕者得於城南牧莊河灘中撰書人及誌前數行剝蝕難辨文略曰曾祖巖鄜州鄜城令祖貞古彬州臨武令考清宗正寺光陵令公諱茂宏字廣遠懿宗皇帝之五年威遠軍釋褐授朝議郎行右武衛翊府兵曹充表奏判官靈寶尉署觀察衙推中和初調北京榆次尉薦授介休令文德改元假西河宰再奏充洛州判官大順二年卒於汾州私第春秋五十有五其年十一月權厝于州西南八里西河縣文信鄉白草溝之原誌未有公累代松檟遠寓秦郊語知茂宏爲陝右人又有公夫人高氏輦之族姊熟窺懿範願紀壯猶語知誌爲高輦作薛居正舊五代史後唐明宗紀有秦王府諮議參軍高輦又見於歐史及五代史補諸書或卽其人歟

高夫人墓志 此亦得之牧莊河灘中尙完好可讀署曰代州刺史任公尊夫人高氏墓誌銘撰文者列銜爲義軍節度副使朝散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姚崇休或疑高夫人卽任君茂宏之配然攷誌中稱子五女二與任君茂宏誌所云四子四女者異又茂宏誌官終銘州判官此署銜爲代州刺史亦異唐任府君墓誌 此亦以牧莊得之石尙完好亦無撰

書人名誌  
西大曆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終于里第貞元口年歲在  
丁卯十月十七日與夫人清河張氏會葬于西河城南  
九里平原按丁卯乃貞元三年誌有云高尚其志不經  
代務代當作世避太宗諱也書合葬為會葬亦金石例  
所罕睹銘詞有明明我祖語當是任氏後人作

光緒十年續修

補遺

卜山書院在大相村元至正中建崇祀卜子夏故老相  
傳每深夜院門前輒聞書聲琅然明慶成王朱知爌詩

湖底寒流嗚咽裏令人疑是讀書聲即記其事按堅瓠  
集引梁山志書院峽中有夫子岩子貢壩每當風雨即  
聞讀書聲與此正相似

先賢卜氏塚墓在盡善村北五里許共三段其一有元  
至正元年卜光前墓碣其一有明正德二十二年卜紹  
先墓碣其一僅有墓而無碣同治閒知縣吳輝玘慮代  
遠年湮荒煙蔓草樵牧作踐出示曉諭無稍毀傷

石湖吳船錄聖燈所至多有或云古人所藏丹藥之光  
或謂草木之靈者有光又謂龍神山鬼所作其深信者  
則以為仙聖之所設化邑志太平村南原公水麻窟水

所經伏秋雨潦道路泥濘建石橋以便行旅俗呼太平橋每值科年揭曉前聖燈現橋左右是科必有中式者鄉人藉卜科目衰旺

唐汾州創置城隍神祠記

唐開汾河記

唐然燈經

唐宏濟寺碑

唐西河太守劉寂德政碑

唐西河太守杜公遺愛碑

唐崇徽公主手痕詩

光緒七年奉濬文書局憲 札飭汾陽搦送邑中金

石文字凡二十餘種備采入通志內有此七石無從稽考姑存其名於右以俟查核

壇廟 寺觀仙釋附

社稷壇在北郭之西壇之制方二丈五尺崇二尺一寸  
階三等周以垣四門位北嚮瘞石於南以表位不至側  
二尺五寸東西取中社右稷左石長二尺五寸方尺其  
瘞之也惟石之頂見於土上主以木長二尺四寸廣六  
寸丹之青字書某州縣社之神稷亦如之座厚五寸廣  
九寸有半祭用春秋二仲月之上戊制帛二色黑銅一  
簠二簋二豆籩各四羊一豕一

風雲雷雨山川城隍壇在城南祭亦以春秋二仲月之  
上戊位三中風雲雷雨之神左山川之神右城隍之神

制帛七色白其餘如社稷壇

厲壇在城北五里南嚮祭以清明日及孟秋之望孟冬之朔迎城隍神位於上以主之位境內人鬼之無所歸者於左右

先農壇在城東五里祭用仲春亥日

城隍廟在縣治西安靜坊是爲縣城隍明洪武初封天下城隍之神縣曰顯佑伯二十三年改正祀典縣城隍日本縣城隍之神以春秋二仲月之上戊合祭於山川壇每朔望肅謁行香凡遇水旱災患則禱之

八蜡廟在東郭之南舊列於祀典乾隆十一年停止縣

北十五里羅城又有好魴廟

馬祖廟一在東郭之東一在東關通介門內

旗纛廟在府城內歲以霜降日祭軍牙六纛之神

以上四廟

皆當壇祭者

三皇廟在縣治西南元元貞初命郡縣通祀三皇伏羲以勾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配黃帝臣俞附以下十人姓名見於醫書者並從祀有司於春秋二季行事而以醫師主之西郭又有三皇廟城東北三里許有軒轅廟

臺駘廟在城東南三里唐貞元九年建有碑令狐楚撰

支五代晉封晉寧公宋稱宣濟廟又有金大定十三年汾州觀察判官王遵古碑銘

潤濟侯廟在城西北白彪山麓宋崇寧間稱永澤廟宣和元年封潤濟侯碑銘知汾陽軍事周煒撰土人稱爲賀魯將軍城內亦立廟元至元中馮鈺撰介休縣河村新修潤濟侯廟記以北魏源賀實之案白彪山之馬跑泉卽水經原公水以趙襄子之臣原過得名後世猶有原公池之稱俗傳北魏賀魯將軍駐師於山馬跑得名故其泉一名賀魯泉又名馬跑泉考之北魏無所謂賀魯將軍者馮鈺因原公池之目遂歸於源賀三晉之原

過在北魏源賀之前八百餘年馮氏未察原公水爲古名而原源音同又取一賀字傳合鑿矣唐時突厥室點蜜可汗之五世孫名賀魯屢入寇顯慶初西域平蕭嗣業執之以歸賀魯謂嗣業曰我亡虜也先帝厚我我則背之今天降怒罰尙何道且聞漢法殺人必都市我願就死昭陵謝罪於先帝也旣至獻昭陵赦不誅裂其地爲州縣賀魯死詔葬頡利冢旁紀其槩於石是賀魯寔有其人然在唐而非北魏其足跡亦未至河東白彪山之麓名壺盧谷此泉又有壺溪之稱殆壺盧賀魯一聲之轉遂致滋異說而忘其水之由來不起於北魏且忘

原公水之爲古名今此水宜復舊名爲原公水則主是水者宜以原過實之襄子滅知伯祠霍太山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之又有原過水在今榆次縣水西阜上有原過祠皆地相連屬此地或古有原公祠故以之名水耳

子夏祠一在城北十八里大相里元樊宗英建一在城東十里明嘉靖三年分守冀南道王崇慶改元元宮建二十八年以段干木田子方附焉更名三賢祠此外所稱子夏祠段干木祠者村里中往往有之

關聖廟在府治西有司致祭於朔望行香者其民間別立廟隨在多有前代各有封號 國朝順治九年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雍正七年定制郡縣胥歲三祭五月十三日及春秋二仲月之上庚乾隆某年以原諡壯繆侯未允改曰神勇三十三年加號靈佑

汾陽王祠一在縣北二十里明萬曆十三年知州白夏改佛寺建一在城南萬曆四十三年同知楊伯柯建此地以汾陽名軍起於宋以汾陽名縣起於明而汾陽郡王之封非於此然當僕固懷恩頓兵汾州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慮洩其交通狀因留不遣即使子瑒攻辛雲京雲京敗進攻榆次顏真卿言於帝曰今言懷



恩反者獨幸靈京李抱玉駱奉先魚朝恩四人耳自餘  
盛言其枉懷恩將士皆郭子儀舊部曲陛下若以子儀  
代之喻以順逆必相率而歸從之子儀至河中焦暉白  
玉等斬瑒首獻闕下懷恩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  
則以消亂之功立祠於此宜也

狄武襄公祠在城西門內明萬曆五年提督學政鄭旻  
敬知州張一敬選公後裔給衣巾俾世奉祀

忠孝祠在城南爲明都御史辛彥博長清令田籽建後  
增入登州府知府嚴泰

黃太僕祠在府治東卽冀南道署故址康熙五十年建  
祀贈太僕卿汾州府知府黃廷柏

張公祠在城內祀明知縣張毓泰祠建於去任之日兵  
亂燬 國朝起毓泰爲山西按察司縣人於故址復立  
祠

舊志武安王廟一在縣治南一在東郭崔刺史祠在  
城內祀唐刺史崔宏禮今廢袁學憲祠在鐘樓南祀  
明督學袁繼咸今廢又有項橐祠在縣西三十里聖  
仙廟在東郭廟前有碑上書仙降二字土人不聞礎  
潤知雨以天將雨碑先潤奇之列爲八景之一曰雨  
漬仙碑

畢沅廟在城西北三里許金泰和元年重修許安仁碑  
記稱宋景德以前已有之中州集許內翰安仁字子靖  
河間樂壽人大定七年進士歷禮部員外郎出守澤州  
同知河南府事以汾陽軍節度使致仕子古字道真父  
子俱名流也元遺山題許汾陽詩後云許彥清示其從  
祖汾陽君山水圖詩語意高妙而其字畫與明昌辭人  
龍岩黃華黃山諸公各自名家世尤寶惜之其子右司  
諫道真亦以能書稱今廟中許節度碑具存

文昌廟在縣治西北其餘所在多有天官書中官斗魁  
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  
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世俗乃求一人以實之  
也然相沿久矣

元武廟亦曰元帝廟亦曰真武廟一在東郭新巷一在  
城門上一在西郭一在東郭之東北其餘所在多有老  
工記龜四旂以象營室也鄭康成云營室元武宿與東  
壁連體而四星又曲禮言軍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  
龍而右白虎春秋說所謂北宮黑帝其精元武元取水  
色武取龜蛇象有甲能捍禦是也

火神廟在東關

文湖神廟在城東文湖隄上其來已久有唐碑令狐楚

撰文宋崇寧間汾水泛漲神沒金大定中同知汾陽軍  
節度使雷志重修

昭濟聖母廟在府城北七里賈家莊下有泉曰閻泉引  
資灌溉

黑龍廟在西壇巷

舊志又有西嶽廟在城南元至大二年建東嶽廟在

縣治東三官廟在南關西壇巷

上清宮在縣北七里宋大中祥符三年建內有古柏

二株

長春觀在縣西十里田村之鶴鳴洞遊人拍手洞中

應聲若鶴唳因以名焉元初張真一號丹華子居此

中統中增建殿閣

仙槐觀在府城隍廟東相傳槐已枯朽如剗舟狀金

皇統中異人投之藥槐復茂因建觀卽以仙槐名有

勝默子步槐下長吟云真仙有似閑庭樹心死心空

不記年

元真觀在縣治南元初建有翰林修撰張益碑記明

萬曆二十四年永和王拓修又名法元宮

三清閣在石盤山

崇勝寺在縣北二十里大相里北齊天保二年建有

天保三年正月所立碑八分書碑刻佛像其下方及兩旁皆題名碑陰有文併頌一通漫滅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載是碑

靈巖寺在縣東北小相里之西隋唐以來代加修葺明嘉靖中構浮圖七級萬曆中慈聖太后頒賜全藏發帑創建經閣神宗御書恭熹萬安閣額於七佛殿後造無梁洞建閣高七尺有奇上起水陸樓

天宮寺在縣董寺里隋唐以來鉅刹也太平里之法興寺池定里之馬鳴寺皆其下院

資福寺在城南郭隋開皇二年建

天甯寺在城東郭西北隅相傳爲郭林宗故宅唐建大中寺宋改名太子院善昭禪師住此偶罷夜參有振錫而至者謂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爲說法言訖去又有道一禪師亦住太子院僧問學人親切處曰慈母抱嬰兒問學人著力處曰千斤擔子兩頭重明洪武十四年大加修建更名天甯寺置僧正司釋了覺詣崑山從慧澄落髮徧遊名席探得元樞後生此十有七年壽八十一枕股而寂釋妙總能詩釋印師妙總並戒行甚高寺內有萬佛樓參政宋岳修孔天肩撰記王緝書

石塔寺在縣西五里舊名開元精舍唐時無業禪師  
黃蘗禪師商州上洛人姓杜止西河衆香佛剎州牧  
董叔仁延住於此學者致問多荅曰莫妄想憲宗召  
以疾辭憲宗遣僧錄盛準齋勅迎遂示寂長慶三年  
十一月葬鍊若之庭琢石爲塔諡大達國師

般若寺在縣南陽城鎮唐建元大德中修

石佛寺在縣東北四里米家莊唐大順二年建

淨心寺在縣治東路北相傳宋文潞公舊宅嘉祐八  
年建寺明嘉靖三年分守冀南道王崇慶改建察院  
御賜路公詩勅碑移置學宮

顯慶寺在縣北十里狄武襄坐側宋時以守塚奉祀  
建元增置祠侍講木寅撰記

白雲寺在縣東三十里杜村宋政和七年建

國甯寺在縣北二十五里盡善村元至正十年建  
龍橋寺在縣西北二十五里白彪山上有龍橋洞洞  
頂建佛殿僧胥穴居巖棲

實際寺在縣西北二十里狄谷里之北山巖際棲閣  
懸樓水竹穿繞最爲幽勝

壽聖寺在縣東北四十里冀村失創建之年明萬曆  
四年修

崇仁寺在縣東三十里韓家橋明成化五年建

青蓮庵在北郭明宗建有推官雍居敬碑記

雲林庵明嘉靖二十三年建孔天胤有記

大雲寺在城內西南順治八年建

福宏寺在縣北紅寺村

白雲庵在縣西五里

獅子庵在縣東五里魏家灘場庵後有塔曰文峰塔

道光三十年重修

補遺

潤濟侯廟 廟有宋崇寧五年碑敘知州許天啟禱雨

有應請賜廟額事從事郎權州學教授倪登記將仕郎  
司法參軍吳以書又明景泰二年御祭白彪山馬跑泉  
神祈雨碑此俱失載茲補錄於左

永澤廟碑

汾州西河縣永澤廟記

距城西北三十里曰白彪山山之旁有泉出焉澆澗清  
流噴涌屋脊有廟翼然臨于泉上者 賀虜將軍祠也  
歲時禱祈若響若荅前此長吏欲丐封爵于朝而躊躇  
莫克有請摧垣庠屋歲壞月隳上雨旁風不稱明靈崇  
甯乙酉今祕閣許公自陝部來守此邦越明年春三月

不雨禱于河下油雲結陰甘雨隨至秀偃植槁濟登豐  
年公歎曰異哉夫山川之神口出雲雨救一方之旱  
俄頃之間克庶于人千里蒙福宜有褒封用焜燿茲土  
俾萬世承口不怠乃侈神之功抗章來上天子嘉其靈  
德秋七月乙巳詔賜永澤廟於是書而揭之稚老竦觀  
遠近奔走咸願新祠宇而西河宰汪舜昭因民之請凡  
前日藥櫨榱桷之撓折者塵濛蛛絲之黧闇者赤白之  
漫漶不鮮者今則明宮齋廡髹彤華構輪奐而翬飛矣  
且公以一言上則信乎朝廷而寵神以美名下則民所  
取信不待勸率而新其廟貌是一舉而兩得也謹按圖  
經將軍諱原爲後魏將師行過此馬跑地出泉而靈源  
灌溉功利及物自魏距今寥寥更數百年而褒榮之禮  
始加焉蓋事有待人而興者惟公以忠信豈弟拊循斯  
民疽抉其根苗去其莠小大斬斬事無留刃又得賢別  
乘以爲之佐故其相與爲治之意至誠惻怛通于神明  
用能易沴爲和剔荒爲穰而將軍之明靈自此益顯矣  
雖然旌封之典著在申今日者太常禮官謂宜先錫廟  
額固自有次第也惟徽名之建實自公始煒煒煌煌昭  
示無極而爵號則猶有待然公指日去此而爲金馬承  
明之遊蓋將有來者焉繼公以請也登既載其巔未故

又以所鑿乎使者並鑄于石而立諸其廡

崇甯五年九月初六日從事郎權州學教授倪登記將仕郎司法參軍吳以書

從事郎知西河縣事汪舜昭立石

朝奉郎通判軍州事飛騎尉賜緋魚袋張諤

朝請大夫直祕閣知軍州事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許天啟

景泰御祭馬跑泉神祈雨碑

碑額篆皇帝御賜四字

上層

惟景泰二年歲次辛未三月庚子朔十五日甲寅皇帝謹遣太常寺寺丞李希安致祭於白彪山馬跑泉之神曰茲者山西民困極矣加以久旱穀用無成民生罔賴此誠予之不德所召惟神至仁獨不動閔念乎况素以庇民得祠者尤當不可緩也尙望廣布霖雨大作豐年非獨予免夙夜憂惶神亦可隆始終惠譽特攄虔懇專俟感孚謹告

中層

同祭官山西承宣布政使司左參議祝顯提刑按察使司僉事黃政陪祭官汾州知州李善同知駱敏夏寅判



官馬愷趙慶學正尼補訓導李珍洪讓汾州守禦千戶  
所正千戶王綱副千戶謝安百戶沈鐸薛庠楊威

下層

合屬官吏目王勉課稅局大使辛得汾州倉大使馬良  
張友倉副使孫文汾陽驛驛丞程浩陰陽學典術崔茂  
醫學典科何清又有禮房司典隨班老人等不具錄

碑陰

碑陰額篆碑陰序文四字

山西古冀州之域實唐虞畿甸在國朝則爲北門要藩  
也然其地偏節晚種藝之入恆薄而或天時不齊人力

有梗則與不毛之地等故其民往往易于轉徙而難于  
安輯比者年不順成流亡相繼鎮守大臣以藩臬官屬  
晝夜經畫以圖康濟而巡按監察御史涂公謙則以爲  
自古勤民事而勢力有所弗逮者必資于神而神之所  
以獲享厥祀者正以其能捍災禦患而功及民物也今  
茲災患弗資神化其克弭乎乃密封馳奏上命禮部稽  
考祀典凡山西境內應祀神祇開具名位馳遣太常寺  
寺丞臣李希安齎香帛祝文馳至會同藩臬二司堂上  
官各一員俾告祀焉先是太常公未至守臣率屬晨夕  
致禱乃三月甲寅洎丙辰連降甘雨及公既至將事嘉

澤隨應遠近猶足吏民胥慶爰稽祝文則甲寅實上降  
香遣官之日也夫勤勞國事憂恤民隱君臣同德上下  
一誠幽明感通捷如影響有弗彰彰矣乎書曰至誠感  
神禮曰祭則受福斯之謂也矣四月己卯潤濟祠祀事  
告畢有司具石請鐫祝文以示永久憲僉黃公曰是謂  
盛典不可無載于是謹膽祝文命工鐫勒復述其槩俾  
刻諸陰用以識歲月云

景泰二年辛未四月十一日

賜進士出身朝列大夫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參  
議姑蘇祝顯書

賜同進士出身奉訓大夫汾州知州李善立石

按明史景帝本紀及五行志俱不載景泰二年山西  
旱遣官祈雨事亦不見于本紀考禮志凡水旱災傷  
及非常變異遣官祭告郊廟陵寢及社稷山川即遣  
官祈雨故事也史稱帝勵精吏政治偶值旱災即專  
使虔祈帝之留心民瘼于此足見一斑而代宗一朝  
實錄無全書景泰帝事蹟八十七卷僅附英宗實錄  
中其嘉謨善政散佚無傳者諒不僅此事矣

禮志降香遣官儀前祀一日清晨皇帝皮弁服升奉  
天殿捧香者以香授獻官獻官捧由中陛降中道出

至午門外置香亭內儀仗鼓吹導引至祭所後定祭之日降香如常儀此碑御祭文係之三月十五日甲寅碑陰序文亦云甲寅實上降香遣官之日蓋用禮志所載後儀也

靈巖寺 寺有宋靖康二年滿公大師幢記此失載

續編

大相邨子夏祠 明正德中知州郁浩重修萬曆中樊宗英十世孫寬更新之 國朝康熙四十九年知府沈甯雍正七年知府寶容恂乾隆中知府顧鴻嘉慶十九年邑紳曹祝齡道光二十七年知府牛鎮等捐貲屢事

修葺

黃太僕祠 道光十一年介休捐職理問冀國定捐銀一千兩重修知府史夢蛟立碑紀其事又介休捐職守備李本誠捐銀三百兩發典生息備歲修費

昭忠祠在縣治南 關帝廟祀邑人之歿于王事者春

秋二仲奉文遣官致祭入祀者一千九人凡武職三人

曰襄陽遊擊賈永吉磁州千總郝鸞永甯把總郭守方

兵丁二十六人曰汾州營兵丁李殿元趙得功殷行孝

杜金元王大保劉永華李善文世貴趙文德原天仁薛

林王寬楊元賈奇溫劉可鈞何源靖安營兵丁于福增

良廣宋繼武任明張振才石樓營兵丁朱英張樂豐太  
原右營兵丁成大坤陝西宜君營兵丁劉通正定右營  
馬兵郝慶功

附寺觀補遺

崇勝寺北齊佛像碑

右碑鑿龕造像凡三層自第二層龕以下及左右兩  
側俱列人姓名碑陰有造像記並頌一通漫滅殆盡  
未署云大齊天保三年歲次壬申正月十五日造像  
願皇祚永隆七世眷屬逮及邊地咸蒙斯祉題名可  
識者凡七十六人重見者三人

相里榮知相里  
與龍相里蠻醜  
有官

位者爲前平陽太守任春清

魏書地形志晉州平陽郡晉分河東置眞君四

年置東雍州太和十八年罷改置領縣四通典北齊置郡爲上中下三等每等有上中下之差凡九

等開府行參軍相里琳悅

魏書官氏志行參軍從第六品上給事

口口求

魏書官氏志給事中北齊隸集書省凡六十八人

前口口太守杜寶相前祭酒從事史相里繼宗

通論

州佐篇魏以來置

將作大匠王顯貴

魏書官氏志將

史漢魏以來置

州西曹書佐相里山洪魏書地形志華

作通典北齊有將

州之華山登城白水置領郡三

州太和十一年分秦州

州佐吏功曹書佐一人

主選用漢制也晉以

隰城令相里榮知

州西前廣州長史任升

魏書地形志廣州永安中置

上郡太守官名三百一十人有長史前西河太守

司馬錄事參軍功戶兵法等七曹

相里興龍魏書地形志汾州西河郡漢武帝前新興

太守相里刃生魏書地形志潁州新興郡隊主虵蛭

相周檀越之稱曰都大像主曰上中下龕像主曰左

金剛主曰當陽大像主佛弟子曰迦葉主曰阿難主

曰寶聖主曰交龍主曰都邑主曰都維那主曰都檢

校維那主曰左師子王主曰左寶塔主曰左齋主曰

寶瓶主曰左神龍王主曰光明主曰香爐主曰神龜

主曰右神龍王主曰右寶塔主曰右師子王主曰邑

義香火主曰維那曰邑子寺職之稱曰邑師曰供養

主比丘金石萃編曰凡造像人稱佛弟子出資造像

稱像主茲碑諸稱謂皆北朝造像碑所習見惟都大

像主像主外前口口太守杜寶相署當陽大像主佛

弟子為勑見豈即總持斯事之人耶碑中別體字像

作偽龕作堪春作春左作尤剛作崗叔作赫矩作矩

方作力惠作德荆作荆桃作柀珍作珍蛇作虵虎作

虜邊作邊詰字未詳青浦王氏北朝造像碑論曰典

午之初中原板蕩繼分十六國沿及南北朝干戈擾

攘民生其間蕩析離居迄無定宇幾有尙寐無訖不

如無生之歎而釋氏以往生西方極樂淨土上昇兜

百餘年來浸成風俗觀是說亦可知造像之緣起矣  
茲碑歐趙以來從未著錄

國朝康熙甲寅顧亭林先生來遊吾邑見之載於金石文字記始顯於世乾隆中戴東原先生修汾州府志據以列諸祠廟類

光緒十年續修

補遺

景雲觀全唐詩盧綸有和李中丞酬萬年房署少府過汾州景雲觀詩太平廣記一百三十二卷報應門引宣

室記載汾州景雲觀道士王洞微事

吳道子一佛二菩薩碑在盡善村聖壽寺共碑三座明萬曆初年慶成王府經理刊石旁勒吳道子書

福昌寺在張家堡有重修碑記係里人李耀祖撰文稱其形勢背岡面河古木森蔭俯瞰朱太史匯清園亭閣池榭掩映於綠光碧影中滿園景色收入一望惜不記創始之年惟云至明宏治間重修

相公堂在義豐村創建多年不知所奉爲何神村人任榮宗留心考證廣諮博訪最後扶乩請仙示知爲五代後唐明宗李嗣源然亦未足爲據以其敕封匾額有齊

聖廣伯王之稱非人臣所得當然相公之稱至今不改

西來菴在吳南社有崇禎年西宗印公塔碑記僧徒撰文搜求傳青主先生遺字不拘行草隸楷大小奏成頗見匠心碑現完好存菴中

三賢祠碑記在官村邑人胡庭撰並書文甚奇崛字雜篆隸人不能盡識也以其古雅可愛載之邑乘以俟來哲

香積院重結涅槃會碑銘在官村三賢廟係住持汾州天甯寺傳法賜紫妙總大師了覺撰文內有云昔號如來光相昭著於聚落今名香積穀麥豐腴以盈倉號水當前晝夜寒聲漱玉商山入望春秋翠色參天密邇城闈宛同林嶺衝容鐘梵上出煙霄清淺柳塘植迎秋之菡萏蕭森竹徑掃拂暑之莓苔夕惕宵勤魚梵徐吟於午講晨參暮禮鯨音緩送於斜陽末題大金皇統六年歲在丙寅四月八日立石

大宋敕賜定國永安禪院碑記在北辛亥末載景德二  
年建字甚模糊文不易讀姑載入以俟識者

顯慶禪院寶公開堂疏碑在郡城北十里劉村顯慶寺額篆皇兄翼王府疏六字碑第一行首七字爲妄人削

去下列

缺二

顯慶禪院寶公長老爲

國開堂祝延聖壽者次列疏文末題

缺

和三年十一月

日鈐翼王府印第二行西河縣下二字年號上一字亦

例去最後題文林郎翼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賜緋魚

袋胡世忠又小楷一行云介山進士王唐裕書汾水畢

城摹刊并篆額按金史翼王有二其一爲太宗子翼王

鶻懶見熙宗本紀及宗表其一爲宣宗承安元年進翼

王見本紀金源諸帝紀元惟章宗有太和宣宗爲顯宗

長子章宗異母兄當太和閒正宣宗居翼藩時也則此

碑所稱皇兄翼王即宣宗無疑所削紀元上一字當是

太字百官志親王府屬官文學二人從七品掌贊導禮

儀資廣學問記室參軍正八品掌表箋書啟之事大定

七年置二十年不專除令文學兼之碑末結銜與史合

但志稱文階從七品上曰承務郎下曰儒林郎王府文

學屬從七品而係以正八品之階未審何故地理志介



經業合格十九卷。二十具。戒哲宗興隆節內降紫衣。靖康二年十月初九日無疾而滅。按靖康二年四月二日。帝蒙塵。高宗即位南京。改元建炎。是靖康二年無十月也。且靖康元年十月金婁室陷汾州。州境已屬於金。記年者當書金。天會五年而仍書靖康二年。豈遺民未忍忘故國耶。若然則存晉亮節得於緇徒。菽祖之德澤入人深矣。

汾陽縣志卷之十

事考

秦莊襄王三年初置太原郡治晉陽茲氏隸之。

漢高帝三年置太原郡茲氏仍隸之如故。

以夏侯嬰從擊楚有功益食茲氏。

建安中分南匈奴之衆爲五部以劉豹爲左部帥居太原郡茲氏。

晉書劉元海載記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莫鞮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入居

西河美稷令歸石在國城卽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卽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太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晉湯汾澗之濱匈奴傳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

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彌漫北朔轉難禁制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爲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後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於太原故泫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大陵縣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木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

之使居河東。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  
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案於統  
羅以其衆留漢。後漢書云。乃止河東。是也。於扶羅立  
當中平五年。呼廚泉立。當興平二年。晉書匈奴傳。太  
原故茲氏縣。乃茲氏轉寫之譌。

魏黃初二年。置西河郡。治離石。茲氏改隸。

晉改茲氏曰隰城。隸西河國。

北魏延和三年七月壬午。行幸美稷。遂至隰城。

太延中廢隰城縣。置什星軍。

太和八年。置西河郡。治茲氏城。廢什星軍。復爲隰城縣。

孝昌二年。郡縣並僞置。平陽界。

汾州刺史裴良。以寇亂民饑。率軍民奔赴西河。於是汾  
州自蒲子城來徙。

尒朱榮旣據并肆。以汾州部逆。表加王椿征虜將軍都  
督尉。勞汾部。汾部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在。降下。

永安三年。尒朱兆自汾州率騎據晉陽。永熙二年正月  
丁酉。齊獻武王大破尒朱兆於赤洪嶺。衆並降。兆竄於  
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

天平三年九月辛亥。汾州郡王迢觸曹貳龍聚衆反。署  
立百官。年號平都。齊獻武王討平之。

北齊書莫多遜受文傳汾州部爲寇竊高祖親討焉  
以貨文爲先鋒每有戰功還賚奴婢三十人牛馬各  
五十匹布一千匹

四年四月霜旱人饑流散所在開倉賑給

武定二年十一月地陷有火出

三年北山有火潛行地下熱氣上出

五年十一月汾州上言木連理

北齊河清二年四月蟲旱傷稼遣使賑恤

北周建德五年十月癸亥遣柱國趙王招率步騎一萬

自華谷攻齊汾州諸城取之廢汾州置介州於介休郡

縣並改隸之

周書趙僧王招傳建德五年從高祖東伐率步騎一  
萬出華谷攻齊汾州及并州平進位上柱國

宣政七年步落稽入寇西河司武上大夫宇文神舉率  
衆與越王盛討平之時突厥與步落稽連和遣騎赴救  
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

隋開皇初廢西河郡

大業初廢州復置西河郡治隰城縣

十有一年五月癸卯賊帥司馬長安破西河郡

十有二年四月甄翟兒號歷山飛衆十萬所在劫掠十

有二月太宗... 破之於西河

隋書煬帝紀十二年十二月唐公破甄翟兒於西河  
虜其男女數千口唐書太宗紀高祖擊歷山飛陷其  
圍中太宗馳輕騎取之而出遂奮擊大破之

十有三年六月唐公傳檄諸郡稱義兵以子建成爲隴  
西公左領軍大都督世民爲燉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元  
吉爲姑臧公引兵徇西河至城下郡丞高德儒閉城拒  
守攻拔之殺德儒

唐書隱太子建成傳隋末高祖被詔捕賊汾晉間留  
建成護家居河東高祖已起兵密詔與元吉赴太原  
隋人購之急從間道至授左領軍大都督封隴西郡  
公引兵畧定西河太宗紀高祖已起兵建大將軍府  
太宗率兵徇西河斬其郡丞高德儒柴紹列傳將起  
兵紹走間道迎謁時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亦自河東  
往遇諸塗建成曰追書急恐吏逮捕請依劇賊冀自  
全紹曰不可賊知君唐公子必執以爲功徒死爾不  
如疾走太原旣入雀鼠谷聞義兵起謂紹有謀乃相  
賀

唐武德元年改西河郡爲涪州治隰城縣如故

二年劉武周總兵二萬人寇離石部劉季真叛應武周

太常少卿... 興郡公趙文... 道武周兵畧浩州十月詔秦王督兵進討劉武周攻李仲文於浩州不勝遣將黃子英護饒道驛騎大將軍張德政襲斬之虜其衆武周部將稍離三年三月乙酉劉季真降秦王與宋金剛相持左一總管劉宏基以勁卒二千繇隰州趨西河躡賊歸路四月金剛戰敗

唐書太宗紀武德三年四月擊敗宋金剛於柏壁金剛走介州太宗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宿於雀鼠谷之西原軍士皆饑太宗不食者三日行至浩州乃得食而金剛將尉遲敬德尋相等皆來降劉宏基傳從秦王屯柏壁以勁卒二千繇隰州趨西河賊銳甚宏基堅壁儲勇及宋金剛遁走率騎尾之介休與王合擊大破之累封任國公

三年改浩州爲汾州

貞觀八年七月青龍見吐物在空中光明如火墮地掘之得金廣尺長七寸色在黑與青之間

二十年青龍白龍見

景雲二年正月甲戌地震壞廬舍死者百餘人

天寶元年改汾州爲西河郡

乾元元年德威南河郡爲汾州。

上元元年九月改隰城曰西河縣。

廣德元年八月僕固懷恩反屯汾州九月壬寅裴遵慶宣慰僕固懷恩於汾州三年懷恩走靈州。

唐書僕固懷恩傳詔護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內忌懷恩又以其與回紇親疑可汗見襲閉關不敢犒軍懷恩旣父子新立功舉河朔若拾遺名出諸將遠甚而爲雲京所拒大怒表上其狀頓軍汾州使裨將李光逸以兵守祁李懷光拒晉州張如岳據沁州高暉等十餘人自從會監軍駱奉先自雲京所歸雲京

已厚結其歡因言懷恩與可汗約反狀明白奉先過懷恩升堂拜母母讓曰若與我兒約兄弟今何自親雲京然前事勿論自今宜如初酒酣懷恩舞奉先厚納以幣懷恩未及酬奉先亟辭去懷恩卽遣左右匿其馬奉先疑圖已乘夜遁歸懷恩驚追與其馬奉先還具奏懷恩反狀懷恩亦請誅雲京奉先詔兩解之懷恩之過潞李抱玉贈以幣馬懷恩荅之俄抱玉表懷恩私有所結廣德初進拜太保與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增封戶五百子瑒與一子五品官封戶百仍賜鐵券以名藏太廟畫象凌煙閣又以瑒檢校兵部

尚書劄方。然懷恩快快。又性彊固。不肯  
爲說。毀屈無以自解。乃上書陳情。又言來瑱之誅。未  
暴其罪。天下爲疑。四方奏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  
可否不出。宰相詞言漫狠。帝一不爲嫌。且欲其悔過。  
故推心待之。詔宰相裴遵慶臨諭。詔旨因察其去就。  
遵慶至。懷恩抱其足泣。且訴。遵慶道帝所以不疑。卽  
勸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諫。以爲嫌隙成矣。奈  
何入不測之朝。獨不見來瑒。李光弼乎。二臣功高不  
賞。瑒已及誅。懷恩乃止。欲使一子入宿衛。志誠固止。  
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慮洩其交通狀。因留  
不遣。卽使瑒攻雲京。雲京敗。進攻榆次。初帝幸陝。顏  
真卿請奉詔召懷恩。至是帝使往。辭曰。臣往請行時  
也。今無及矣。帝問故。對曰。頃陛下避狄於陝。臣見懷  
恩責以春秋義。不奔問官守。故懷恩來朝。以助討賊。  
則其辭順。今陛下卽宮京邑。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  
衆。其辭曲。必不來矣。然則奈何。曰。今言懷恩反者。獨  
辛雲京。李抱玉。駱奉先。魚朝恩四人耳。自餘盛言其  
枉。然懷恩將士。皆郭子儀舊部曲。陛下若以子儀代  
之。喻以逆順。必相率而歸。從之。子儀至河中。瑒攻榆  
次。未拔。追兵於祁。責其緩。鞭之。衆怒。是夕偏將焦暉



白玉等斬其首獻闕下。懷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訓汝不淺，今衆變禍且及我，奈何？懷恩再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稍稍引亡命軍復振。帝念舊勲，不加罪，詔輦其母歸京師，厚卹之。以壽終。舊唐書郭子儀傳。十一月，車駕自陝還宮。時河北副元帥僕固懷恩方頓軍汾州，掠汾并諸縣以爲己邑，乃以子儀兼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觀察使，出鎮河中。蕃戎旣退，僕固懷恩部下離散。是月，懷恩子瑒主兵榆次，爲帳下將張維岳所殺。傳首京師。惟岳以瑒之衆歸於子儀。懷恩懼，棄其母而走靈州。唐書李抱玉傳。從父弟抱真，抱真字大元，沈慮而斷。抱玉屬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爲朝恩所殺，今起而用，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而解也。旣而懷恩敗，如抱真策。遷殿中少監。陳鄭澤潞節度留後。

二年六月丁卯，有星竇於汾州。

咸通五年冬，大雨雪，平地深五尺。

天復元年四月汾州守將李瑋迎梁軍降會天大雨霖  
梁兵多疾解去五月晉將李嗣昭符存審復取汾州  
李瑋二年二月癸丑梁將朱友寧破汾州遂圍太原大  
疫解去丁卯晉將周德威李嗣昭復取汾州

唐書沙陀傳友寧長驅畧汾慈隰州皆下遂圍太原  
嗣昭夜擾友寧營汴人驚引去德威追之抵白壁關  
復收慈隰汾三州

周顯德元年四月河中節度王彥超與侍中符彥卿會  
兵圍汾州諸將請急攻彥超曰城已危矣且暮將降我  
士卒精銳儻驅以先登必死傷者衆少待之翌日北漢  
防禦使董希顏降

宋建隆元年十月乙酉晉州兵馬鈐轄荆罕儒領千餘  
騎抵汾州城下焚其草市按兵以退夕次吐京原北漢  
劉鈞遣大將郝貴超領萬餘衆襲罕儒黎明及之罕儒  
遣都監闔彥進分兵以禦貴超罕儒錦袍裹甲據胡牀  
享士方割羊臂臠以啖聞彥進小郤卽上馬麾兵徑犯  
敵鋒并人攢戈舂之罕儒猶格鬪手殺十數人遂戰死  
開寶二年二月乙卯命趙贊爲汾州路部署以伐北漢  
辛亥遣海州刺使孫方進率兵圍汾州

太平興國四年五月北漢節度使蔚進盧遂以汾州降

七年州民趙演妻一產三女

淳化元年八月悉達院僧智巖頭生角長三寸許

二年四月旱

至道三年州民趙演妻一產三男

大中祥符八年九月知汾州王守斌獻嘉禾圖

天聖中南郊賞賜軍士而汾州廣勇軍所得帛不逮他軍一軍大謀捭手佐堂下劫之約與善帛乃免城中戒備遣軍圍廣勇營河東轉運使孫冲適至命解圍弛備置酒張樂推首惡十六人斬之遂定  
慶歷七年九月嘉禾合穗

熙寧四年二月辛巳汾州禾異壘同穗

崇寧元年正月地震死者甚衆

宣和七年十二月金將銀朮孛董攻汾州縱兵四掠知州張克戩禦之燕人先內附在城中者數十陰結黨欲爲內應悉收斬之數選勁卒撓敵營出不意焚其柵敵懼引去

靖康元年六月金兵逼汾州城下知州張克戩堅守河東察訪使張灝都統制張思正轉運使李宗來援八月戊申張思正等夜襲金人於文水縣敗之己酉復戰師潰死者數萬人思正奔汾州都統制折可求師潰於子

夏山時... 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  
九月思正聞太原不守給言出戰與灝宗奔慈隰十月  
金人陷汾州知州張克敵兵馬都監賈亶死之

金史太宗紀天會四年八月宋張灝率兵出汾州拔  
商連擊走之十月婁室克汾州婁室傳宋張灝軍出  
汾州拔商連擊走之灝復營文水婁室與突葛速拔  
商連與戰灝大敗婁室取汾石二州邪律塗山傳宗  
翰伐宋塗山爲先鋒至汾州遇宋將折家軍請濟師  
併力破之突合速傳從諸帥列屯汾州之境宋河東  
軍帥郝仲連張思正陝西軍帥張關索及其統制馬

忠合兵數萬來援皆敗之

金興定二年九月戊子元兵徇汾州節度使完顏訛出  
虎死之十二月乙卯以禮部侍郎林撚胡魯刺爲汾州  
軍節度使

元太祖十五年十二月上黨張開以萬衆寇汾州征行  
元帥左監軍杜豐率精騎五千敗之

太宗二年上黨晉陽合兵攻汾州河東路南兵馬都元  
帥李守正赴援衆寡不敵別遣老弱百人曳薪揚塵多  
張旗幟敵懼遂解去

十九年蝗犬饑

大德七年地震北城陷一里許東城陷七十餘步

八年正月地震五月又震

泰定元年六月雨水害稼

三年九月汾水溢

天歷元年九月令汾州之向陽關穿壘壘石以為商調

丁壯守之

三年六月大水

十年五月雨雹

十三年七月白彪山圯十二月雷雨

十四年秋七月壬午地震

十七年十一月桃杏花

十八年六月大疫

十九年夏四月癸亥朔汾水暴漲

二十年自四月至秋不雨十一月孛羅帖木兒以兵侵

汾州察罕帖木兒以兵拒之

明洪武中省西河縣

正德五年夏四月黑眚

六年黑眚居民咸鳴鉦鼓燃燈達旦彌月乃止

十四年帝幸汾州自榆林還京

嘉靖元年大稔

八年六月螟蝗食稼

十二年大饑道殣相望

十七年東郭火式賢閣災

二十年九月辛亥韃靼部俺荅入寇

二十一年俺荅入寇由太原南下掠汾州等處列營汾水東西

二十三年大水平地數尺

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午時五色見日邊長二丈餘廣

二三尺移時方散

二十九年夏四月風霾晝晦

三十年東郭火延及民舍數百家

三十四年十二月地震

三十五年大稔

隆慶元年九月癸亥俺荅陷石州遂由向陽峽分掠義介休平遙隰州等處遣間入汾州分守冀南道宋岳獲之遂移兵州城下攻八晝夜不克乃引去

萬歷九年東郭火延及民舍數百家

二十三年五月改汾州爲府倚郭置汾陽縣

二十八年春正月地有聲如雷自西北起隨有白氣一

道經天龍時方敵

二十九年大饑

三十八年旱饑

三十九年汾水東徙

崇正五年流賊邢天狼上天龍據吳城向陽以窺汾州  
巡撫許鼎臣督張應昌頗希收艾萬年兵七千入駐汾  
州討賊

六年巡撫許鼎臣令總兵張應昌軍汾州

十七年正月李自成渡黃河而東陷汾州府知府侯君  
昭知縣劉必達死之

國朝順治六年四月流寇餘黨姜瓖王顯名攻汾州府  
知府黃廷柏死之

十年三月地震

十一年秋七月汾河西移二十里

康熙三年潦

十八年地震

二十三年水

三十五年夏旱

三十六年六月旱疫

三十七年免通省稅糧

四十二年

五十二年免山西錢糧及舊逋

五十三年民李應讓妻一產三男

五十九年旱免稅糧有差

六十年旱無麥斗米至八九錢奉

旨遣左都御史

朱軾賣帑賑恤仍免稅糧有差

雍正二年民賈三聘之妻馮氏壽百歲

七年八月以山西連歲豐稔

詔免通省庚戌年地

丁銀十一月又以民人急公復頒

詔免辛亥年地

丁銀

乾隆十年奉 詔免通省戊辰年稅糧

十六年免地丁銀十之一

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水濱汾居民照例緩徵

三十二年汾水東徙由平遙界不入縣境

道光三十年重修

補遺

北史章武王太洛傳孝文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爲  
後除汾州刺史胡六百餘人保險謀反彬請兵二萬帝  
大怒曰必須大眾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  
懼身先將士討胡平之



舊五代史唐書武宗紀初汴軍之將入寇也汾州刺史

李瑋據城叛以連汴人至是武皇令李嗣昭李存審將

兵討之是歲按時為天復元年并汾飢粟暴貴人多附瑋為亂

嗣昭悉力攻城三日而拔擒李瑋等斬於晉陽市

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一年四月汾州地震聲如雷霆圮

房屋壓死者甚眾二十六年七月汾州汾水溢

國朝夏馴平交本末順治五年探兵報王顯民按顯民姜瓖偽

總兵尤玉按玉交城叛弁等攻汾州羅城甚急六年四月初二日

攻汾州時徐虎山按虎山官太原營把總與汾州把總沈海守汾

州尤玉故與虎山海等善遂以城降秉鉞按秉鉞劉姓利民堡參將

隆自稱冀南道以陝西三原舉人李昌言為汾州知府

孫某為汾陽知縣虎山海等皆為參將從軍六月端重

王圍汾州七月汾州平

汾州府志元延祐七年八月水明嘉靖十三年盜犯黃

蘆嶺冀南道朱孟震平之三十五年大有年萬曆二十

五年夏六月日食復圓見暈珥三十五年星晝見十餘

日崇貞四年夏有流星出參宿間有聲紅光如縷互垂

至地國朝順治二年春二月蚩尤旗見四年夏五月

太白經天五年太白經天

正誤

景雲二年據文獻通考當作景雲三年

宣政七年當作宣政元年

嘉靖二十九年九月辛亥韃靼部俺荅入寇按府志乃俺荅寇石州事此誤收

續編

乾隆四十二年大雨文水溢

四十六年大旱

五十六年汾文諸水清如鑑

五十七年大饑

五十八年大雨十餘日文水溢

六十年正月日有重光

嘉慶元年日月合璧

三年至五年大有年

七年夏麥大熟七月陰雨連旬文水溢馬寨等邨被災

九年大旱

十一年秋大水斗米錢千七百

十二年夏大雨又水溢馬寨等邨被災

十三年大旱

十六年免地丁錢糧十分之二

十八年秋彗星見

二十三年諸生郝殿槐祖母壽百歲

二十五年夏麥大熟

道光元年至四年大有年

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大風晝晦

八年大疫彗星見

九年六月初八日大雷雨自辰訖午西北山水猝入郡城西門平地深數尺南郭民居淹沒無算

十年閏四月地震六月大雨山水復入郡城府縣學水深數尺火藥局圯城東被災尤甚奉文散賑

十一年冬大雪竹木多凍死

十二年秋隕霜殺稼

十三年饑

十四年夏四月大風

十五年夏五月汾水西徙與文水合自百金堡決口淹沒東南五十餘邨

十六年蝗

十七年四鄉多狼災嗣後十餘年其患不絕

十九年夏六月黃蘆嶺山水猝發自向陽峽而東宣柴堡雷家堡等邨被災

二十年監生任孟乾妻劉氏壽百一歲

二十二年以氣變四方長數十丈

二十三年汾水西徙入縣境與文水合流東鄉二十六  
村莊被災照例緩征內申家堡等十村正賑一月

二十五年太白晝見

二十九年監生劉文魁母楊氏壽一百歲

三十年大有年

光緒十年續修

咸豐三年八月粵匪陷平陽汾州戒嚴申守禦

四年大有年斗米值錢三百文八月初九日文峪河決

由東雷家堡淹沒義安村潞城村申家堡北莊村

五年七月地震

七年介賓閻仁壽一百歲

八年八月有星孛於西方

十年正月雨土如雪秋饑知縣吳輝玘捐賑貧民四月  
有差

十一年旱斗米值錢一千二百文

同治元年七月十五日夜星隕南方如織晝夜不絕

三年冬大雪深五尺餘人多凍死

六年大疫初得疾似喉痺頸腫多致死傳染越兩年乃  
已冬十一月拾匪由吉州竄入平陽汾州告警署知

府高振寬率屬官籌防備至民賴以安

七年春夏間蝦蟇成羣沿途跳躍四鄉皆然六月朔有五日大雨淹沒東南數村陽城人有淹死者

十年五月十二日文峪河決唐興莊堰淹沒東雷家堡等五村二十七日決東河頭堰淹沒東馬寨等四村三十日決東雷家堡堰淹沒宣柴堡等八村

十二年六月文峪河決唐興莊堰淹沒大相村等十一村

光緒二年饑冬十二月署知縣方龍光集紳倡捐助賑凡三月有差

三年旱大饑麥禾枯死斗米值錢二千四百文民掘食草木甚有攙和泥土食者秋八月署知縣方龍光復集紳籌捐倡賑冬請發常平倉社倉義倉全省皆荒得旨命前工部侍郎閻來晉稽查賑務山西巡撫

曾合詞 奏請停徵錢糧汾陽迺以十月十六日起

賑自光緒二年秋無禾上宜撥賑縣令率邑紳倡捐賑濟民至三年夏大稔秋猶不雨全省皆荒縣令復陳捐得銀計二萬兩倣古人圖賑法令村自爲賑復得捐貲錢一萬五千餘緡雜糧八百石有奇計汾陽飢民六萬口有奇不敷散放官紳相視哭姑酌大口日給米二合錢則十四文小口半之是年十月十六日城鄉一律起賑時市價每升米值錢二百六十七文領賑者日眾乃修普濟堂以收老弱鑿廣仁洞以掩尸骸適晉撫曾奏請於鄰省設局勸捐助賑泉源既裕米價稍平惟汾陽捐戶自願不暇賑務日見

揚賑賑官百計假貸走函祈哀於什貼司事者請先  
繳半值輸流歸地轉運速四年春命下縣治先後得領糧八千石有奇賑事粗給恩賞漕米之  
五年五月適止賑撤局

四年大饑死者枕籍得撥給江鄂山東漕糧有差秋有  
五色蠹蟲食穀心高糧不實穗盡黑狼徧野食人飢  
民亦有剝尸食者九月奉文光緒四年以前錢糧一  
律豁免

五年夏五月徐溝廣匯渠決汾水由渠溢經和穆里入  
經西南流注裴家會狄家社等十五村被災其支流  
由文水縣與文水合入境決百金堡堰百金堡冀村  
鎮等十餘村被災六月奉文自光緒三年以前歷次

民欠倉穀無論何款凡實欠在民者均一律豁免秋

七月東雷家堡堤決淹沒西雷家堡等十餘村迤邐  
而南入孝義縣境文水所經之渠歷年久遠淤塞過高以致漲溢爲患屢次淹沒冬

十月 欽差閻暨爵撫憲曾檄發耕田牛馬署知縣  
方家駒給散農民

六年春正月奉文所有缺額屯丁糧自光緒五年上忙  
起永遠豁免是年築塞廣匯渠決口汾水患始息

七年民王師夔母壽一百歲

五年 曾爵撫憲發到買補倉穀銀若干兩六七八九  
等年署汾陽縣知縣方家駒知縣慶文署知縣放熙

署知縣徐林陸續買足倉穀一萬九千餘石以實倉  
儲

雜識 物產附

元和郡縣志汾州貢龍鬚席石膏疋布菽粟

唐書地理志汾州土貢鞏面氈龍鬚席石膏消石

宋張能臣酒名記有汾州甘露堂

山西通志唐汾州貢三七今無

裴松之注三國志於鍾會傳云會爲其母傳曰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充成侯家修身正行非禮不動爲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譏毀無所不至孫氏辨博有智巧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

不能傷也及莊姬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暝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爲鑒誠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耶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闇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更納正嫡賈氏又云會時遭所生母喪爲其母傳曰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

勤見規誨年四歲投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尙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由致也慎斯術以往足爲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爲尙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敘人情不能自足則損



在其中矣。魏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  
沉醉，會兄侍中統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  
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  
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爲  
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  
若。中書令劉表、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  
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  
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爲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  
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  
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  
氏少子爲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  
其母以爲乘僞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  
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爲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  
修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  
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問  
界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  
致高大，若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此乃小人之事耳。希  
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親營家事，  
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  
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

年二月暴疾薨此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  
加贈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爲公侯有夫人  
有世婦有妾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  
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是稱成侯命婦殯葬之  
事有取於古制禮也又云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縣  
繇爲之出其夫人卞太后以爲言文帝詔繇復之繇志  
憤將引鳩弗獲餐椒致噤帝乃止觀此則會自作其母  
傳誣辭虛飾誠無足取而舊志及孝義縣志載之節婦  
且以張爲鍾繇妻孫爲妾據魏氏春秋孫寔夫人且孫  
出而更娶正嫡賈裴松之云鍾繇於時老矣而乃納正  
室以是言之繇前此豈無正室者耶孫爲正室無疑貴  
妾攝嫡之言會之辭誣也

魏書薛懷吉傳正光初除後將軍汾州刺史四年卒懷  
吉本不勵清節及爲汾州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餌  
誘勝己共爲婚姻多攜親戚悉令同行兼爲之彌縫恣  
其取受而將勞賓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不避寒熱性少  
言每有接對但嘿然而退旣指授先期人馬之數左右  
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於將別贈以錢  
縑下及厮傭咸過本望其延納貴賤若此

周書王羆傳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先是南岐東益氏

羌反叛王師不利乃合羈候弼林五千鎮梁州許平諸賊還授右將軍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之曰西河大邦俸祿殷厚何爲致辭罷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即力所不堪若科發民間又違法憲以此辭耳

裴士淹白牡丹詩序開元末士淹爲郎官使幽冀回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安私第天寶中爲都下奇賞

蘇頲撰授崔隱甫洛陽縣令制正議大夫行汾州長史崔隱甫抗迹清循在公明察素稟才識早聞簡練故以正而不撓和而不同迺眷有洛是稱中士百里居官四方作則宜副曹摠之選俾旌王渙之能可檢校洛陽令散官如故主者施行

賈至撰授蕭晉太府少卿制門下宮相之位亞卿之職朝廷所精擇必惟其人守西河太守蕭晉陽城太守嚴向等歷踐中外皆聞政理涉於艱難尤著誠節宜司長府之劇式備儲闡之選晉可守太府少卿向可太子左庶子

野記開元中郭元振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有宅門宇甚峻堂設燈燭而悄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元振曰人

邪鬼和曰妾與爾流於此者幾期歲大和入每歲擇美女  
嫁焉父利鄰人之金潛以與妻妻以此室而去將軍曰  
更當來元振大憤曰吾力救不得當殺身以殉汝未久  
車馬駢闐素衣吏入復走曰相公在此既而將軍入元  
振出揖曰聞今夕嘉禮願爲小相將軍喜而延坐元振  
取佩刀斫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天明視其手乃  
豬蹄也俄聞哭聲漸近乃父母舁輿來將收女屍元振  
具告焉乃令鄉人執弓矢尋血而行入大塚見大豬無  
前蹄走出而斃元振納其女爲側室

宣室志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  
馬甚豪駿一日清晨委首於櫪汗且喘若涉遠而殆者  
圍人怪之具白於韓生韓生怒曰若盜馬夜出使吾馬  
力殆乃令朴焉圍人無以辭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圍  
人異之是夕卧於廄舍闔扉乃於隙中視之忽見所畜  
黑犬至廄中且嗥且躍俄化爲一丈夫衣冠盡黑卽挾  
鞞鞭馬馳騁而去行至門門垣甚高策馬躍而過歸下  
馬解鞞黑衣人又嗥躍還化爲犬圍人驚異不敢洩後  
一夕黑犬又駕而往逮曉方歸圍人因尋馬蹤以天雨  
新霽其爲蹤歷歷可辨至南一古墓前其蹤方息圍人  
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中以伺之夜將分黑

衣人果驚聞而下馬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笑  
言極敬國人在墓齋中俯聽之不敢動近數食頃黑衣  
人告去數輩送出墓穴於內有一褐衣者顧謂黑衣人  
曰韓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擣練石下褐  
衣者曰慎勿洩茲事洩之則吾屬不遺噍類矣黑衣人  
曰謹受教褐衣者又曰韓氏穉兒有字乎曰未也吾俟  
彼有字卽當編於名籍不致弛懈及曉圍者歸遂以其  
事密告於韓生生命肉餵其犬犬既至因以繩繫及次  
所聞遂窮擣練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弟兄妻子  
家僮名氏蓋所謂韓氏名籍者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  
子不書黑衣人所謂穉兒未字也韓生大驚命致犬於庭鞭  
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童已而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  
墓前發其塚穴中有數犬毛狀甚惡盡殺之以歸

西陽襍俎姚司馬者寄居汾州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  
戲釣溪中未嘗有獲忽撓竿各得一物若鱸者而毛若  
鼈者而鰓其家異之養以盆池經年二女精神恍惚夜  
常明燈剉鍼染藍涅皁未嘗暫息然莫見其所取也時  
楊元卿在邠州與姚有舊姚因從事邠州又歷半年女  
病彌甚其家張燈戲錢忽見二小手出牀下大言曰乞  
一錢家人或唾之又曰我是你家女婿何敢無禮一稱

烏郡一稱黃郎後常與家人狎熟楊元卿知之爲求上都僧瞻瞻善鬼神部持念治魅病者多著效瞻至其家標紅界繩印手勅劔召之後設血食益酒於界外中夜有物如牛鼻於酒上瞻乃匿劔躍步大言揮劔斫之其物迎刃而走血流如注瞻率左右明炬索之其血至後宇角中見若烏革囊大可合簣喘若鞴囊蓋烏郎也遂燬薪殺之臭聞十餘里一女卽愈自是風雨夜門庭聞啾啾次女猶病瞻因立於前舉伐折羅叱之女恐怖泚額瞻偶見其衣帶上有阜帶子因令侍婢解視之乃小箒也遂搜其服玩箒得一篋中悉是喪家搭帳衣衣色惟黃與阜耳瞻假將滿不能已其魅因歸京逾年姚罷職入京先詣瞻爲加功治之淡旬其女臂上腫起如漚大如瓜瞻鍼刺之出血數合竟瘥

朱竹垞曝書亭集余次應州避雨馬神祠下前有施食臺刻石列八卦於旁又書二十八宿字心異焉俾從者覆而觀之上有篆文曰唐故汾州刺史朱邪府君墓志銘蓋沙陀之俗死焚其首盛以石函此則其蓋也考後唐家人傳無官汾州者惟明宗之父電墓銘無疑也史稱明宗無姓氏太祖養以爲子不知其父冒姓朱邪者久矣乃言於按察副使曹公溶徙之於州學

國老談苑王嗣宗爲御史中丞真宗一日幸相國寺回  
自北門嗣宗上言曰天子行黃道豈可由後門臣任當  
風憲詎敢廢職上悅其直給內帑三千緡以自罰北門  
由是不常閉焉

摭言种放遇知永興軍王嗣宗於傳舍飲醉曰君以手  
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試講武殿搏趙昌言  
帽擢首科故放及之嗣宗遂詆放爲魑魅請徙嵩陽

談苑陳象輿與樞密副使趙昌言善知制誥胡旦度支  
副使董儼皆昌言同年左正言梁顥嘗在昌言天雄軍  
幕下四人者日夕會昌言第汴京爲之語曰陳三更董  
半夜

摭言狄武襄西河書佐也連罪入京竄名赤籍以三班  
差使殿侍出爲清澗城指揮使种世衡知城范文正帥  
鄜延科閱軍書至夜分從者皆休惟狄不懈呼之卽至  
每供事兩手如玉种以此異之授以兵法又延之於范  
公遂成名

龍水燕談錄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爲延州指使是時  
西邊用兵公以才勇智略頻立戰功常披髮帶銅面具  
馳突賊圍人畏懼無敢當者公識度宏遠士大夫翕  
然稱之而尤爲韓公范文正公所深知稱爲國器文正

以春... 之日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  
公於... 書史通究古今已而立大功登輔弼書集  
策配享... 廟爲宋名將天下稱其賢公初爲延州指使  
後... 呼公爲狄天使

過庭... 廟大長公主哲宗朝重於求配遍士族中求  
之莫中聖意御帶器械狄詠頗美丰姿近臣奏曰不知  
要如何人物哲宗曰人物要如狄詠者天下謂詠爲人  
樣子詠青子也

太平廣記開元初修法駕東海馬待封能窮技巧凡指  
南車記里鼓相風烏等皆改修之巧踰於古爲皇后造  
妝具中立鏡臺臺下兩層皆有門戶將櫛沐啟鏡奩後  
臺下開門有木婦人手中櫛至取已卽還脂粉黛髻等  
皆繼送妝畢則持去門戶復閉其臺金銀彩畫木婦服  
飾窮極精妙居數年勅但給其用竟不拜官待封恥又  
請造敬器酒山撲滿等物皆以白銀造作其酒山撲滿  
中機關運動或四面開穴以納風氣氣所轉動有陰陽  
向背使其外泉流吐納以挹杯罍酒之出入皆若自然  
既成奏之屬宮中有事竟不召見待封恨數奇於是始  
爲西河之隱變姓名稱吳賜云嘗與崔邑令李勁造酒  
山撲滿敬器酒山立盤中盤徑四尺五寸下大龜承之



機運皆藏龜腹盤中山高三尺峰巒殊妙盤以木爲之  
布漆其外山中虛受酒三斗繞山列酒池池外有山圍  
之龜及山皆漆布脫空池中盡荷花葉鍛鐵爲之花開  
葉舒以代盤盛脯醢珍果諸佐酒物山南半腹有龍藏  
半身於山張口吐酒大荷葉中有杯受四合酒吐八分  
而止當飲者取之飲遲山頂重閣門卽開催酒人具衣  
冠執板出歸杯於葉龍復注酒使者乃還門卽閉復遲  
使出如初終宴無差失山四面皆有龍覆酒池有穴潛  
引納之山中比終飲酒亦無遺敬器二在山左右龍注  
酒虛則敬中則平滿則覆魯廟所謂侑坐器也杜預造  
之不成吳賜造之如常器耳

湖海奇聞汾州尤孔昭後圃亭壁上有古畫美女孔昭  
時時閱之戲曰得伊一遇豈吝千金中秋賞月酣飲之  
際一美女捧酒榼進曰妾鄰女也郎君賞月故送酒以  
助清歡孔昭大悅歡昵達旦自是朝去暮來幾一月忽  
不復至其壁上畫亦亡

通志宋嘉祐中汾中橫山有虎遇獵者輒幻變爲六七  
莫敢前搏時有道士裴姓者自言能斷此虎曰此非真  
獸乃漢時張毅一家七口爲楚兵殺戮於此今化爲猛  
虎耳知州同道士前往道士深入驅出七虎如被繩縛

伏地而死

中州集許內翰安仁字子靖河間樂壽人大定七年進士歷禮部員外郎出守澤州同知河南府事以汾陽軍節度使致仕子古字道真父子俱名流也

元遺山題許汾陽詩後許彥清示其從祖汾陽君山水圖詩語意高妙而其字畫與明昌辭人龍岩黃華黃山諸公各自名家世尤寶惜之其子右司諫道真亦以能書稱今以汾陽筆法較之父子如出一手亦嘗見蔡太學安世大丞相伯堅濰州使君伯正甫三世傳字學雖明眼人亦不能辨前輩守家法蓋如此

元好問忠武任君墓碣銘前泌陽令任嘉言亨甫狀其考忠武君之行涕泗百拜謂某言先君子棄養十年惟是轉徙南北不得以時安厝今北還矣期以明年勉卒大事墓當有碣碣當有銘敢以譏述爲請某於亨甫有州里通家之舊不可以不敏辭乃爲論次之并著予之所感焉按任氏世爲汾陽人有諱才珍者登天會六年進士第由洪洞令入爲尚書省令史皇統中坐吏部田侍郎穀之黨歿於貶所田初爲朝廷所倚用慨然以分別流品慎惜名器自任羣小積不能平造爲飛語構成大獄鍛鍊田以下伏首惡者八人以敢爲朋黨誑昧上

下擅行爵賞之權皆置極刑自餘除名爲民杖決徙遠方者又二十八人明昌初始蒙昭雪洪洞預贈典復朝散大夫生子微以蔭補官監惠民司君卽惠民之元子也諱德懋字君範資稟淳雅有受學之質弱冠就舉屢爲鄉府所薦惠民早世事繼母無間言泰和南征以良家子被推擇署軍中千夫長積官忠武校尉已而罷歸閒居鄉里愈更樂易雖在愚幼皆知其爲善人君子嘗爲人言先大人以直道立朝橫被羅織自明昌昭雪之後右丞蘇公而下凡二十有六家往往將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甚吾知吾子孫必不獨爲神理所遺也乃力課亨甫學其後果以正大庚寅收世科鄉里榮之中歲之後卽置家事不問唯日誦般若而已積習旣久靈昭著休咎多前知之避貞祐之亂於鄆於京兆以天興壬辰五月十有六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鄧州之寓舍臨終遺命以所誦經內懷中續息定家人發哀良久復開目云經安在家人如言奉之怡然而逝其明了如此先娶柳氏再娶劉氏子男三人長卽亨甫次震亨鼎亨皆早亡女一人適士子白季昌皆柳出也亨甫以某年奉君之柩祔於郡西南洪洞里之東原嗚呼朋黨之禍何其易起而屢作也宣政之季蔡京呂惠卿輩至指司馬丞

相爲元祐奸黨魁列其姓名者之金石碑甫立隨爲雷  
火所擊蕪爛等備大禍將及乃赦黨人死者復官流徙  
者復還自今觀之元祐黨禁不過追削竄逐禁其子弟  
不得至京師而已曾不若皇統之禍之慘也余嘗深求  
讒夫之心而後知讒之所以爲病者蓋心魄既喪粹爲  
謾疾所乘嘗冀爲甘嗅足爲香口鼻耳目皆失所守而  
不自知矯亢忌嫉敢爲大言居之不疑造大謗起大獄  
視正人端士若有血讐骨怨期必報而後已苟可以售  
其術雖殺身滅親亡人之國有不恤焉者迨其受病既  
深至於中風行走雖和扁摻萬金良劑亦無如之何其  
蔡呂諸人欲以黨議誣天下士而天下反以不預溫公  
黨爲恥又欲以黨禍絕士大夫之嗣而後之名卿才大  
夫賢宰相皆出於黨人之門然則爲朋黨之論者其亦  
未之思與銘曰善爲言先壽爲福元有子而賢卒歸骨  
於九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吾得推其源至於人衆勝  
天而天定亦以勝人者蓋當以我爲知言

華嚴寂大士墓銘曰師諱惠寂姓王氏西河陽城里人  
爲童子時白其父求出家父定以一子故難之及長於  
佛書無不讀授華嚴法界觀於汾州天甯寶和尚父歿  
乃祝髮居孝義之壽聖時年已五十有一矣崇慶初以

思例得僧願與僧主信公講席學者日盈其門避  
兵南來居汝州之普照又遷南陽之郟城師以華嚴爲  
業手抄全經日誦四帙爲課既客居徒衆解散獨處土  
室中而不廢講說人有問之者曰吾爲龍天說耳龕前  
叢竹旣枯而華隨采隨生人以爲道念堅固之感正大  
丙戌九月五日夜說世界成就品明日以偈示衆告以  
寂滅之意且曰何從而來何從而去於是枕右脇而化  
壽七十有九會葬萬人所得舍利及它靈異甚多此不  
具錄起塏於普照華嚴銘曰大方無隅涉跡則偏攝一  
切法歸頓漸圓究竟云何且實且權彼上人者言外之  
傳於華嚴海爲大法船一龕宴居幽祇滿前曾是枯株  
秀穎鬱然靈塔相望有光燭天鈴音演法普爲大千  
續高僧傳曇鸞鴈門人家近五臺山年未志學便自出  
家大通中遊江南還魏移住汾州北山石壁元中寺今  
號鸞公巖

皇朝盛事錄慶成王生一百子俱長成自長子襲封外  
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  
識而人皆隆準極異事也

伍文定家傳松滋伍琇知汾州生子文定於州署時成  
化庚寅九月十五日也文定平宸濠仕至兵部尙書兼

孔天胤寄拙園記地不盈晦喜與宅近薄言治之成一  
小園東邊修屋五間一爲門一以住僮僕三則我居之  
焉其餘畫五十畦雜蒔花藥牆下窗前稍置竹石而園  
斯成矣因名曰寄拙云余生也拙旣於世莫容及退身  
求田又卒汗萊焉今在東里者瀉而汙在西岡者确而  
萊也而豐年無登也又築圃東南之郭復壤謙而井鹹  
所產惟蓬蒿故今自謂爲蓬蒿園也繇是以考余之拙  
可樂見矣乃僅幸託迹於斯則拙者其有寄乎琴書載  
列酒茗略具偃仰從性調息養真親友相存撫景共酌  
陶然悠然聊以自遂固亦拙之餘也夫人生一寄爾余  
有拙以寄其生又有園以寄其拙計於巧雖未得拙亦  
弗全失也故作記焉以安之而已

又增置苑東樹園記文苑東邊復增置一園可六晦許  
此中舊略有垣屋皆壞裸樹糾紛衆草莠鬱皆不可蔭  
藉北面有三槐樹鼎列其上幕厯如蓋下如幄焉其傍  
有井而冽計基趾百尺可作一隱所以槐幄居中央東  
南正北參列小軒而空其南面疊堦除樹欄檻堦前撥  
畦栽花種菊畦盡而繼以果屬之植令行間茂密對面  
森然若經生負笈童子獻花者然則隱之所功畢矣余

暇而盤桓其榭中或與少長列坐其次當晝陰垂景月  
華穿漏清言薄酌亦一樂也其垣屋與草木之無次第  
者刪繁就簡化腐爲新如師啟羣蒙因其固有者而裁  
之耳不煩費也余每愛韓宣子聘魯宴於季氏之嘉樹  
賦詩歸美穆如清風今吾此三樹殆亦嘉矣文苑清居  
有平霞館桐竹房頗不深遠欲別作竹林西館因土性  
不堪種竹未果也今得此則西館可以不作又竊以井  
湛槐綠神理交瑩不涉塵滓情深而文明有天地之純  
清焉則名其軒以湛綠也白雲康老易之曰蘭雪今作

蘭雪堂

朱之俊匯清園記汾上山多而泉少非出深澗大麓人  
跡罕投卽道側村間譚囂反厭惟張堡豐泉出禹門河  
中瀑聲洪遠衆山皆響盤石巉巖處處歎滴流環中渚  
竹木甚盛園圃三分余得其一因名曰匯清園兩山競  
峙煙樹臨溪景况大似江南居人屯處厓岍上雖廬舍  
相望而音響不屬惟北寺鐘聲昏曉相聞耳郭敞六山  
人自輝縣來一見欣賞曰此小百泉也口畫手圖趣余  
鳩築園僅數晦大半爲竹所據壬午竹間始構方堂王  
覺斯題曰綠猗面卓錦川石筍高丈許長夏初秋八窗  
齊開青陰翠靄排櫺竝入吾亦愛吾廬公堂東另闢一

區可通花徑有方沼焉可蓮亦可魚也沼前嘉樹夾道  
下分上合狀若門稍進古柏隆起本十餘株混而爲一  
盡成連理千條萬柯層累盡上遠望若浮屠然下作曲  
水匝以筱篠上與樹接枝葉不分坐綠光碧影中仙仙  
乎塵氣盡矣後臺有亭傳青之署松柏得其真五字用  
左太冲語也徑折而南上爲惜景亭檻外鄰園可俯而  
矚何分人我亭西石路參差漸步漸高傍植白松一名  
曰栝洛人愛栝而敬松是也一路空香撲鼻近門三松  
映掩門架石側身而入上爲平阜環列小垣冠以奇石  
峰巒起伏絡驛不斷或縮或突依地布景凭臨遐矚亦  
小有致中結菴五楹傲眉公先生柰山山房扁曰傲眉  
居曲房密室愈轉愈幽入者多迷路徑東詣晚香堂堂  
北忽開一境松石參差堂東構容膝小軒時一倚欄亭  
閣竹居皆在其下霜幹風枝半垂半聳軒北不數武新  
擴谿徑喬椿蒼柏與故園等排牆疊石作玲瓏小洞平  
石步地由軒左竇紆迴曲折手捫足循始得度山盡見  
竹竹盡見坊地勢陡然開拓上有廳事三楹可小憩過  
重門歷塘甬階砌之下時花異卉對列成行極北立團  
標蓋悉以草顏曰且坐復入竹房造池上盱衡平眺河  
中大泉正在目前引以灌園上下無不周給池中之泉



湛然常碧不竭不溢風令公厚伯篆源頭活水四字顏  
之水榭憶宋人詩有水聲常在耳山色不離門之句殆  
若爲此詠乎余幸抽簪早遂初服時得優游邱壑以避  
囂而終餘年也故記之

胡庭李節婦傳節婦居郡城之南郭奇妬夫畏之過於  
嚴父甲申賊自成陷郡城李舍舍賊可五六十輩紛紛  
託索物器肆媒媠李察其爲首領者招之曰我夫遠出  
諒不肯相免幸禁約士卒夜靜暗中來勿使張揚去與  
我留少顏面首領亦幸其秘密喜甚迨後李與妾及一  
女奴升屋脊去梯俟首領入遽亂聲鑼巡捕者逮詣自  
成斬以殉李不肯退曰爲一婦人誅一將部曲誰肯甘  
心雖畏法臨啟行時何難戕害自成發令箭驅衆賊出  
封其門已丑城屠被虜至濠次撲馬下擊石碎首死同  
時史家堡張氏女者十四歲于歸憚男子拔簪刺夫股  
夫怒竟遣還遂不復嫁乃僦陋巷傭女紅自給夫謝而  
迎之曰我幼穉無知略不相矜恕何顏更相見卒不往  
獨居五十九年病一夕歿

諸世器莊鏡小傳田莊儀字禮常憲副呈瑞女幼穎慧  
妙解詩歌凡隨宦遇佳山水必流連竟日繫以詩父兄  
有作罔弗和也年十六適介休常三立三立亦能詩而

性靈遜之或時歸寓不喜城市夫婦唱和必在六兼園  
集中佳句如月下拜明月花間濼好花潭月搖金縷風  
花落彩雲俱有思致至中秋對月云登百尺之樓欲摘  
蟠桃果冲散斗牛誰碧雲中是我則天仙化人語矣要  
其大致與吳中葉氏諸閨秀可以雁行後三立謁選期  
迫將遊燕貧甚莊儀脫簪珥資其行雍正元年癸卯以  
揀選得湖廣邑令偕之官唵哦之聲時與曉角之聲相  
應所爲詩亦漸有離騷二十五意丁未卒於楚所著有  
莊鏡集

道光三十年重修

補遺

隋書乞伏慧傳慧字季海馬邑鮮卑人平尉迥賜爵西  
河郡公高祖受禪轉青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其俗輕  
剽慧躬行樸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簍捕魚者  
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  
公簍

道藏洞元部宋徽宗道教靈驗記曹嘉者汾州西河縣  
人也家富好善佛堂中像設圖畫經教甚多因見道德  
經亦寫兩卷與佛經一處收貯後鄰家失火延燒嘉家  
堂亦煨燼忽聞火中如風雷之聲道德經兩卷飛在門

外跡上尋釋官尾並無損污火亦自滅金帛資材一無  
損失太守陸淦具表奏聞天寶四載敕付史館  
元陶宗儀說郛引宋伯仁酒小史汾州乾和酒  
國朝王士貞池北偶譚楊世榮汾陽人以鬻器爲生夜  
夢人告之曰汝富貴至矣覺則身倏長二丈餘一衣須  
布十八疋每食啖一蒸羊用一鐵鞭重百六十斤鄒平  
張方伯毓泰時知縣事錄爲民壯後遷甯武道以之自  
隨每步戰殺賊賊皆披靡以積功至參將鼎革後不知  
所終

朱彝尊明詩綜蘇州張寅仲明知安州浚牙家港築堤  
暇則與士子講學時孔天允知祁州亦以才見重時人  
語曰有所疑問安祁莫憂竦有張孔

李錫麟山右詩存小傳胡庭著有畸人集戴楓仲稱其  
泉石間獨往獨來自成孤韻發諸詩者如怨如慕有花  
泪鳥驚之意其體善於歌白紵賦團扇讀之如對者卿  
云

正誤

國朝朱之俊匯清園記語多刪削當依石本鈔補

續編

阮元學經室集宋史狄青余靖廣源州蠻等傳載青破

卷一 雜識

優智高事甚詳李燕長編晉鞏禠錄所載亦爲得實惟沈括夢溪筆談一段爲世人所口炙者余昔嘗疑之今親至邕州知其侈也筆談言知高守崑崙關按上年十月二月鈐轄陳曙戰敗於金城金城在關之南曙兵弱而少若智高固守關曙必不能至金城惟智高狃於金城之勝所以更不分賊在此爲守備故曾鞏雜錄載青之言曰賊不能守此無能爲也筆談又言青值上元大張燈燭欲宴飲三夜次夜二鼓青稱疾潛出至曉座客未敢退忽報是夜三鼓已奪崑崙矣此亦謬也余今由賓州九十里至關頂由關頂四十里漸落平地爲金城寨由金城至南甯府卽邕城尙有六十里而歸仁鋪距城北僅二十里若武襄十六夜二鼓出賓州豈三鼓卽能到關賓州又何以曉卽得報今以道里及時日推之必是十六日暮諜已報關無守備武襄遂夜冒風雨而出卽使騎速亦須五鼓到關方夜出時必留密令令步兵十七日曉發非奪關後返報也步兵約十七日午後可到關夜可至金城十八日曉行午前后可到歸仁所以一戰卽暮也狄青傳亦惟言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耳所言整者自是指在後之大軍而言固未言張鐙爲三徹夜之燕飲也武襄到賓卽斬失律者三

十二人而陳曠之敗余靖實迫之武襄不能罪同列而斬其次所以桂人哀之而立廟王明清揮塵後錄有蘇東坡謂陳崇儀死非其罪之語夫斬將士至三十二人之多雖曰明罰然旋爲三徹夜鐙燭之燕飲恐無是情藉曰僞示賊以暇恐賊謀未聞而軍心先惰故示具五日糧元宵犒兵或有之三夜鐙宴座客待曉武襄未必如此沈括所談非盡實矣余觀崑崙關不甚險惟山谿迴複數十里宜防伏兵謀者非祇謀備關與否尤以謀有伏與否爲急若有備伏遂不進乎余思武襄必有佯攻正道潛兵越行間道之計今按賓州西南行由武緣本有路可達南甯城特多百里耳又按余靖平蠻京觀碑及平蠻三將題名碑皆言正月己未青至歸仁鋪賊舉衆出城拒戰大敗之宋史仁宗紀則以爲戊午日當以碑爲得實宋史皇祐五年正月壬寅朔己未正是元宵後三日乃正月十八日也余靖碑誌又言追奔十五里是也宋史狄青傳言追奔五十里亦誤也由歸仁至城僅二十里此碑之所以勝於史也

武億授堂金石文字續跋崇公禪師塔銘正書大安元年三月在登封少林寺序稱師諱興崇俗姓侯氏汾陽西河人大定二十七年誦法華經中選受具之後首詣

少林寺參照齊師會山陰羅漢禪剎處位光祿大夫駙馬都尉蒲察知河南府洎同知許中順命師主之照公退席少林駙馬洎治中驃騎紇石烈請師移踵其迹泰和七年五月南京統軍鎮國徒單榮祿大夫六駙馬都尉國子司業劉奉直同知孫中順治中武奉直具疏請師開堂後以泰和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作偈辭衆按金史世戚傳贊金之徒單挈懶唐括蒲察裴滿紇石烈僕散皆貴族也天子娶后必於是公主下嫁必於是此銘稱駙馬都尉蒲察徒單六駙馬都尉是以貴族佔公主而世戚不附其名劉奉直者劉昂也中州集昂爲當塗者所忌連蹇十年卜居洛陽有終焉之志有薦其才於道陵者泰和初自國子司業擢左司郎中此疏稱國子司業合又崇公崇字凡四見崇下示俱作未按孫卽康傳上問卽康參知政事賈鉉曰睿宗廟諱改作崇字其下卻有本字全體若將示字依蘭亭帖寫作未字云云卽康奏乃擬睿宗廟諱上字從未下字從世今碑崇下示正作未是也與字缺、今碑稱大安爲衛紹王之建元衛紹王諱允濟小字興勝其缺、亦當爲此而史不及悉載矣

朱之俊解脫園記彪山之下峪水出焉其流清瑩不可

以魚居人車引以灌田於是務園圃者競趨峪中先君  
向營菟裘約五十畝古木刺天新篁匝地每乘輿獨往  
永日忘歸年來荒蕪甚辛巳春余始鳩葺入門大柏十  
二章圍列成行下作曲水形傍樹甃三洞卓閣於上眉  
公題曰翠香左右疊兩山翼之登閣憑欄枝低葉入頗  
有致折而北進半月門爲迴風廊卽飼鶴處呂仙祠在  
其西繇別徑入洞室清幽遊者直上多詣廳事罕至此  
者廳三大楹石欄隱竹老樹懸蘿所謂頤光草堂者是  
稍前突然而起者小山也地不盈畝紆回傾曲有里許  
之遙初尋路入上至帶花巖藤枝下垂穿石縈柱殊覺  
靈舉下此不數武過翠屏石復盤旋而上經棧道頓小  
瓊臺塊北崎嶇攝衣佝僂始得度甚有股栗者出小徑  
可百步許便造峯頂有亭超然王存予題曰援雲彷徨  
四顧有俯視塵寰之樂山後勢斗而路近於前攀槐而  
下將及腰架石爲橋橋過從洞出卽穿入竹徑中徑行  
未半忽轉而北有坊隆然左右蒔名卉中央蹲石筍三  
近石建亭曰浮香以隣池蓮故池後復有宛中亭三楹  
取秋水伊人之義焉偕客北望樹影搖青雲光漾碧者  
魚沼也沼修五丈廣三丈沼之後爲白雲樓樓中楹獨  
空圍以紅欄上塑大士像左右兩楹用水障之以貯梵

夾入者輒仰拜不得上前有石聯人不能識西洋金先生筆也樓東西各創淨居西爲藏花所東榭僅容數人面立米家小石苗晉侯貽余高話羲皇四字卽懸於上中有密室榜曰夢蝶一榻一几竊比維摩居士更欲西偏築清照臺以還野氣兵亂不果工厯三稔草草落成名曰解脫園以余長齋習靜將園林臺館作佛事耳遊吾園者生歡喜心息塵勞想一切腥物自不許入卽以當居士之阿練若不亦可乎有客難余曰子何以稱阿練若也吾聞上根者以露地爲阿練若中根者以葉中爲阿練若下根者以石室爲阿練若今紅樓翠閣不一而足何以稱阿練若也余曰不然淨名丈許室耳容三萬二千師子坐不爲隘散花天人住金光中十二年不爲久庸詎知維摩丈室之非阿練若耶况余園間田雜樹僻洞幽栖其爲露地葉中石室者亦夥矣彼三根者任處一焉而余偃蹇一室效無垢稱之所爲而搖塵析疑共演無生之妙同登不二之門有何不可彼汾一方當有知余之素心者客歎而起余命管城子并記之樓山園記樓山園者處西山之中在高原之上距城二十里而遙余庚辰歲所購也其地宜菓土人專以爲利竈前園側皆菓也又宜桑宜麥桑種澗溝中飼蠶操蘭



鬻輪公賦既登蓋夏使漸漸在望微風鼓浪幽隴騰  
香野致殊勝路由花枝邨人居山之趾旁有僻徑甚仄  
舍騎而徒越危度險往往揮汗作喘十步一息登兩峻  
坂地勢復平復可騎至邨僅半里許余每到輒詣南園  
經菓樹下邨盡始登樓樓名曰排青一望數百里巒層  
岫複邨莊錯落遙嵌於平塢曲阜間厯厯可數壑廣千  
餘頃下眎樵人如尺樹如指每曉雨初晴山顏若洗而  
白雲告退屯聚壑中壑爲平滿若下天狀向所見邨落  
又俱入雲中矣循曲徑入窰院石磴木檻攀引而上東  
向二楹爲舒眉山房栖霞洞在其北洞滿壁圖雲每雨  
作階前雲起人咫尺不相覲洞中雲亦冉冉出兩相裊  
亂豈妙筆通靈乘陰飛去耶熟眎卻從地生在壁者固  
自若耳洞之上高楹插漢者凌虛閣也昕夕獨眺芳樹  
有情盡將綠繞好山無數卻送青來城中望石盤嶺最  
爲聳峙既造此山俯眎前嶺實倍上之秀閣層明又冠  
其上樓山納稱是之取爾下此西出小竇徑轉北直上  
始入園園二十畝許樹悉行列菓熟客來婆娑樹下可  
坐而摘乃若春韶氣靄白放紅敷山鳥嚙枝林風送馥  
攢圖簇錦未足爲擬興往情來似贈如答矣牆東又爲  
一園地倍於此樹亦皆菓中有閒田復宜墳余拉青烏

氏兆域之園松柏出百餘株前甃三洞門開其中題  
曰雲中仙座余嘗來穴上坐聽松風放眼千山無言一  
笑人多以爲妄不知活死人墓中可觴可詠昔人已有  
行之者癸未窳院前別創二院樓洞各三左右房稱是  
西爲還堂延僧主之東多廳事三楹以待不速之客樓  
南與排青對復宜祠內塑余像幅巾野服手一塵欲作  
語狀戲爲之贊曰謂渠非我立渠何爲謂渠是我我卻  
是誰鏡光劈破渠我安之將泥代肉癡也不癡又題柱  
曰若論元明過月過燈還過日要見真我非儒非墨亦  
非僧相對自成呵呵不已狂奴故態畢露於茲矣噫邨  
名盧家原今環處數百家皆殷姓盧氏之子固無一焉  
卽余庚辰前尙爲園客而今儼然爲園主安知數傳後  
不復有桑滄之感乎今竊竊然幸爲已有何不達也雖  
然四時之序成功者退余今者時適遇耳憩於斯老於  
斯窳窳於斯異日化鶴來歸不須問主踏破嶺頭雲當  
數向此中遊也

呂文樞天樂園記天樂園者二願老人家庭遊詠之所  
也在居室之東北隅初啟柴扉小巷幽深傍列雜卉行  
數十武過小竹院入天游坊而圍之花木始得寓目焉  
石徑迂迴水流路轉竹柏影動槐柳風飄薔薇繞架芍

藥翻塔萬井環之中乃結爲會芳亭伯仲時集於以  
暢敘幽情天倫之樂真在是矣自亭之南折而西歷級  
以登步回欄穿月洞蒼幹虬繞短垣而竹護者松鱗書  
舍也萃古今之圖史以供披覽端石松煙時或作字三  
徑傍通列雪鼎茶竈以待寒夜客偶思靜觀則不可尋  
之地有藏室焉正襟危坐萬籟俱寂得意忘言可不窺  
園故書董帷於額戶通小院院植大榴一株枝葉橫生  
花可千許魚沼在北金鱗甚馴客至則招而飼焉沼上  
有軒題曰宛中坐觀魚躍有活潑潑之想周環曲水流  
觴不減蘭亭別致西南有罅僅容人行兩傍壁立數仞

行行益促仰而觀焉天形如線故名一線天罅盡空六  
尺地作游息居室如斗深幽邃密人跡罕到傍有崇觀  
掇步以登望朝曦送夕陽可以縱目而暢懷且徑通居  
室足任往來是室也可謂小而寬邃而厥矣飛來泉在  
園之西北初浚井數仞止見乾壤井欄壞而工不可爲  
矣遂棄焉後忽甘泉自湧泉茂而水清冽且時盈時縮  
數日之間消長不齊不可謂非奇觀彪山之流潺湲而  
來循井欄而下順流而東支分於南怪石阻渠遂入石  
穴從山下湧出潏洄激湍狀如飛雪因以黃華老人飛  
雪二字鐫於石之巔東入兩峯峽迂曲而過垂柳翠竹

峻嶺崇山石磴橫空循步而上小橋流水之間有茅庵  
焉可以少憩危樓築於山之絕頂樓之側梧葉扶疏夜  
來月色掩映顧而樂之因以梧月名是樓上圓而下方  
義取諸乾坤近則卜山拱翠遠則汾水環碧縱觀則物  
色千重舒嘯則清風來座園之南有新月池築臺以象  
其形循牆有竇至於壺峪崎嶇岔口峯迴徑曲徑中有  
屏見環室於重山室中有壺藏乾坤於一粟長房壺天  
其在此乎身入壺中迤邐而行忽聞呦呦之聲九皋之  
鳴則與物山房也過鶴灘遊鹿苑路入東籬黃花滿徑  
晚香軒在其東以俟白衣之酒濯清亭面臨蓮池傍築  
遠觀臺蓋欲與茂叔同趨焉蕉雨廊前芭蕉數本時聞  
響滴聲循廊而來一帶桃林中無雜木林盡山峙有水  
流出懸崖層疊乎高峯峭壁屏圍於雲谷谷中小口可  
容人入穿雲而進目不睹物漸行漸闊遠而幽幽而明  
綠條繚繞者深柳洞也蓬門乍啟豁然開朗者長柏居  
也雙柏高聳撫樹盤桓別有天地似非人間過茲以往  
則阡陌廣而路多歧杳不知所之也

正義先生言行略雍正甲辰會試途次遇同年生錢塘  
汪君德容語極投契既而見沿路官吏趨承恐後始知  
爲年大將軍西席人都後卽不與通款汪來見亦不報

謁或曰此國事可熱者君稍屈功名可立致先生笑  
不答榜發汪以鼎甲官華要人或咎先生先生曰士貴  
自立冰山何倚焉未幾年敗汪遣戍籍其家有名刺者  
悉被累人始服先生之守正 曲沃崔靜君給諫 致遠  
與先生無雅素康熙末以直言戍邊不能攜家累先生  
走數百里厚恤其孤寄給諫札曰萬里孤臣無由內顧  
僕略效綿薄非有私於君亦欲助宇宙間正氣爾 官  
成均時吏部行文國子監拔貢內公舉才具優長家道  
殷實者簡放鹽大使堂官曰貢生貧富何由得知有議  
舉本貫熟識者有議責同鄉官印結者先生曰保舉而

1883 J.